

七一紀念

解放區農村劇團創作選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東北書局印行
本三三〇號
文

吉林林業銀行學校

854.5
137.4

目 錄

鄒大姐翻身 (小調報導劇)	南沿汶農村劇團集體創作	(一)
一筆血債 (五幕話劇)	劉梅亭、張安榮執筆	(二〇)
伸 冤 (三幕話劇)	牟平、周旋	(七二)
編者的話	方 徨	(二〇六)



3 0600 4773 9

鄒大姐翻身

(小調報導劇)

人物：鄒大姐：劉文惠家的丫頭

劉文惠：落後地主

袁氏：文惠的老婆

桂清：文惠的閨女

丁大嫂：婦救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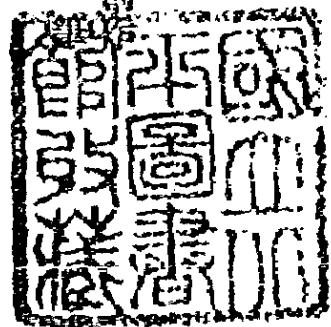
識字班隊長

識字班學員甲

村長

羣衆

南沿汶農村劇團集體創作
劉梅亭、張安榮執



第一場

佈景：劉文惠的家。

幕啓：劉文惠出，數板：

劉：我劉老爺，今年三十五，外人送號劉二馬虎，自從建立了民主政府，就要我來實行二五減租，我有心不把租來減，又怕講理會上把我鬪的苦，只得馬馬虎虎來應付，來應付。（袁氏出）

袁：桂清他爺，你才將說些什麼？什麼吃粗吃細的？

劉：你老婆家知道什麼，就知道糊塗熱啦吹吹。

袁：喲，你看看，怎麼還瞧不起俺娘們啊！俗話說的：『男人是個搜錢篋，老婆是個成錢匣』，你怎麼有話還不對我說呢？

劉：（唱泗州調）叫一聲孩他娘你聽知，民主政府要我減租，我心裏真不樂意，哎喲哎喲，我心裏真不樂意。

袁：你不樂意，誰樂意來！

劉：（唱）減租減息又增資，叫我甘吃啞吧呀虧，我心裏怎不生氣，哎喲哎喲，你說呀

這怎末治。

袁：怎麼治？有的是辦法。（唱）叫聲孩他爺聽我說，他要減租咱呀不怕，把那薄地呀全賣了它，哎喲哎喲，留着呀好地自己種。

劉：對呀，這是個辦法，留着好地抽回來自己種，山高薄嶺都賣了它，把錢放到商號裏，咱淨賺紅利，把窮種羔子都餓死他。

（鄒大姐手執笤帚、乾瓢簸箕上）

袁：死妮子，你做什麼去來，這一半天不來？

鄒：大孀子，我去推碾來。

袁：推碾？推這麼一大『盤』子？還不知道又跟誰在燎牙啦！還不快給我把鍋刷刷，把碗擦擦，把孩子抱上，把爐子生上，把茶葉下上，把——

（識字班隊長學員甲同上）

隊：大叔大孀子在家嗎？

劉、袁：你姊妹倆沒事不來俺家，快坐下。

隊：俺兩個人特爲來叫鄒大姐去上學的。

3
袁：哎喲，怎麼還叫她上學嗎？（唱泗州調）希奇希奇真希奇，那有女子去上學的，男女呀混雜在一起，哎喲……，她閨女家怎能進去？（回頭對鄒）還不給我燒茶去。（鄒下）

隊：（唱同調）男女呀平等求解放，你們不知什麼心腸，還把好人裝啊，哎……（重）
甲：（生氣）真是，說了半天，你兩口子一個唱丑，一個唱旦，心裏就是不想叫鄒大姐解放。哼，告訴你們，你不讓她上學，倒是小事，你家壓迫剝削窮人的事可多着呢，隨後咱再講，走。（二人生氣下）

（鄒提茶上）

袁：（氣的在後面指着罵）你看那個浪樣。

劉：（氣的半天說不出話）娘的，這兩個雄識字班，也跟我刮起這麼一陣大風來啦！

袁：（氣發在鄒身上）死妮子，你滾到跟前來做什麼。

（桂清上）

桂：娘，爺，你們跟誰生氣的啊？

劉：（唱同調）桂清呀，我孩你聽知，都是爲了這妮子，叫我來受氣，哎喲……受了識字班的氣。

桂：（唱同調）尊一聲爸爸別生氣，現在的事情不講理，地主到處受人欺，哎……不能同往年比。

袁：老頭子別生氣啦！（指鄒唱）都只爲了你這個醜丫頭，叫俺老頭吃了氣，肚子氣得鼓鼓的，哎……你還不給我去賠禮。

鄒：大叔，別生氣啦！

劉：哼，滾一邊吧，看見你更生氣。

袁：過來，你聽着，今天要再來叫你上學，你可不許答應。你想，俺那有那些閒功夫。

鄒：是。（唱）大孀子說的是實話，上學亦要分人家，咱這樣的想上也沒法，哎……（重）

袁：哦，你還想上學的。好，你別不識抬舉啊！你來到俺家六七年啦，管着你吃，管着你穿，咱算算賬吧！

桂：娘，你先別說，我對鄒丫頭還有一事呢。（唱）今早晨不把臉水潑，跑來跑去做什么，你得說一說，哎……（重）

鄒：大姐，那是我忙推碾去忘啦！

桂：哼，忘啦（唱）鄒丫頭還敢把嘴強，你裝聾裝傻不幹活，吃飯趕兩個，哎……幹起活來把嘴噉。

鄒：大姐，叫我做什麼，我沒有不做！

劉：算啦，你給閉死嘴，你要敢強辯嗎？上一回打了一個瓷盆子，你大孀說說你，你把嘴噉着，把臉掛搭着，聽見沒有。今天還不是爲着你，我受了一肚子氣。

袁：是啊，又提起上學來啦，我才將說的話聽見沒有？

鄒：聽見啦！

袁：要是那些×識字班，再浪來的時候，我就明着叫你去，你就得推着自己不願意去，就說你自己又笨又傻，不能上學，記住沒有？

鄒：記住啦！

袁：還不快去給你大叔辦飯。

劉：我也不吃啦，我到商號裏去看看去。

袁：那你得早點回來啊！

劉：噢。（下）

（丁大嫂上）

丁：大嬌子，鄒大姐在家嗎？

袁：（趕緊放下笑臉）哎喲，婦救會長也上俺門來啦，快坐下。（對鄒）死啦嗎，還不搬個凳子來。

丁：哎，別客氣啦，大嬌子，我來還是爲着鄒大姐上學的事。

袁：唉（唱小放牛調）尊一聲大嫂聽我說，三番五次叫她去上學，那了頭自己不願去，外人呀不知還怨我阻攔她依呀咳。（白）婦救會長，你不信你問問她吧！

丁：卽是大嬌讓你去啦，俺也不多說了，鄒大姐咱走吧！

鄒：我生來又笨又拙，恐怕識不着字，白搭功夫。

丁：唉，誰生來就會的，還不都是現學的嗎？你看，你家大孀子都叫你去啦，你還怕什麼，去吧，快跟哈走吧。（對桂清）大妹妹，你不去嗎？

桂：（趕緊回轉身去）俺不去。

鄒：（看了看袁）大孀子，我……

丁：（推她下）哎，走吧，走吧，快去快回來。

袁：（氣的瞪着兩眼看她們下）個浪×，真是欺侮人，這還成個什麼世界啊……

桂：娘，你怎麼放她去了呢！

袁：哼，讓她浪去吧，日頭不能常晌午，管怎麼還有那一天啦。

——幕下——

第二場

佈景：仍是劉文惠的家。

幕啓：袁氏抱着孩子正和丁大嫂談話……

丁：大孀子，現在咱解放區的老百姓都是豐衣足食，過着幸福自由的日子啦，男女都得

到自由平等啦！大孀子，你家還有不平等的事情，你知道嗎？

袁：哎喲，婦救會長，俺家還有什麼不平等的事，你和我說一說。

丁：現在你家誰還沒有被子啊？

袁：俺家都有。

丁：是嗎？

袁：可不，你看這十冬臘月的時候，沒有被子，還不凍死了嗎？

丁：那……鄒大姐也有嗎？

袁：她啊？……她是沒有，我是說俺孩子都有啦！

丁：大孀子，這不就平等了嗎？

袁：我說大孀子啊！我原來說的到明年秋天收了棉花的時候，給她做新被子新棉襖。

丁：（唱泗州調）大孀子說話理太差，被子還得現拾棉花，明明是壓迫人家，哎喲哎

喲，明明是壓迫人家。（白）大孀子（唱）鄒大姐在你家整七年，沒有衣裳沒有

棉被，你還要常常打罵她，哎喲哎喲，你還要常常打罵她。（白）大孀子，你自己

好生想想吧，我怪忙，我走啦！（下）

9 袁：（唱）罵一聲賤人好大膽，走到外面說我壞話，我一定要治一治她，哎喲哎喲，這

一回饒不了她。

鄒：大孀子。

（鄒上，手上拿着課本欣喜的進來，一看見袁，立刻低下了頭，慢慢走過來）

袁：（假裝笑臉相迎，但却是假笑奸笑）你今天上學學的什麼來？

鄒：學的是中國要和乎民主，婦女要求解放。

袁：哦，又是解放。

鄒：（去接孩子）大孀子我抱着孩子。

袁：不敢用，怕累着你。

鄒：我去推碾吧！

袁：狗拉犁使不的。

鄒：大孀子，我套驢推磨吧。

袁：怕你使重啦。

鄒：我燒火去吧。

袁：那俺更不敢啦！往後得我伺候你了，你現在解放啦。

鄒：大孀子，我……

袁：桂清！咱去推磨。

桂：（出）哎，做什麼？娘。

袁：走，咱推磨去，叫鄒丫頭在這裏歇着吧！

桂：娘，俺不……

袁：（一巴掌打在桂臉上）死了頭，你光吃不做嗎？

桂：（大哭）

鄒：大姐，我去吧！

袁：不用你，你該歇歇了，你樂意怎麼着就怎麼着吧！（對桂清）還不給我走。（拉桂清下）

鄒：（不覺掉下眼淚來）（唱光榮牌調）（一）鄒蘭英真是苦，七歲就沒有了親娘，後娘把我趕，哎哎喲，流落在劉家門。（二）我今年二十一，受苦受氣挨打罵，又有誰來可憐，哎哎喲，怎不叫人好悽慘。（三）我今天去上學，她就不給好臉看，打雞罵狗把我治，哎哎喲，指桑罵槐給我看。（四）我要幹活她不用，還說她要伺候我，這叫我怎麼說，哎哎喲，真逼的我沒法活。（白）唉，這日子可怎麼活。（想）哦，這櫥底下還有做豆腐剩下的滷缸水，我喝上死了吧。（跑櫥前拿出滷水，倒出一碗，（唱）喝滷水送殘生，我不能再受這壓迫，不如一死見親娘，哎哎喲。（重）

11

桂：（端起滷水喝，不覺肚痛，倒在地下打滾）（端着乾瓢上見鄒淪地下）好，真解放啦，躺在地下睡覺啦（走前一看，不覺大驚，

往外跑着叫着) 娘啊，快來啊。

袁：(進) 什麼事，你大驚小怪的？

桂：娘，她死啦！

袁：什麼，死啦！(跑前一看) 這死了頭，喝了滴水啦！好啊，她倒想賴着我啦！

桂：(害怕的) 娘，怎麼辦，我去叫人吧！

袁：叫什麼，叫婦救會長那些人知道了還了的嗎？快去推豆子，咱偷着把她灌回來再說。

桂：(急下)

隊：(上) 鄒大姐回來啦嗎？

袁：(假裝哭起來) 哎喲，你是叫識字班給逼死的。

隊：哎喲，怎麼啦。

袁：她叫你們逼的喝了滴水啊！

隊：什麼，喝了滴水？(跑出去) 大家快來啊，鄒大姐喝了滴水啦。

桂：(端豆漿出)

袁：你咋喝什麼，快灌吧！

(羣衆齊上)

羣：怎麼回事啊！

丁：（從人叢裏擠出來）怎麼喝了滿缸水。

羣：婦救會長來啦。

丁：快灌醒再說。（大家七手八腳的灌）

鄒：（漸吐水醒來）

羣：醒啦！醒啦！

丁：鄒大姐。

鄒：（慢慢睜開眼，看見了，一把捉住了她，哭起來）

羣：唉，咱快把她駕到婦救會長家去吧！

丁：對啦，上我家去，把你那一肚子苦水向我說說。

第三場

佈景：一個靠莊很近的場上。

幕啓：村長，工農青婦民兵，都在場上評論着，丁大嫂陪着鄒大姐在一邊坐着，識字班

——幕急閉——

的大姐們都圍着她，好像是鼓勵鄒大姐發言似的。

村：大家別說話，開會囉。

羣：開會，開會，坐下，坐下。（大家安靜了）

村：今天咱們召開這個村民大會，爲了劉文惠家兩口子，壓迫鄒大姐，逼的她喝了滿缸水，這件事須要大家來解決，要不，恐怕要逼死人命。咱現在把劉文惠兩口子叫出來。叫鄒大姐和他講講理，大家伙來教育教育他，叫他在會場上檢討檢討。咱就這樣開，大家同意吧！

衆：同意，咱就這麼辦吧！

村：誰去叫劉文惠。

民：我去。（下）

丁：（站起來）咱們婦女這幾年都解放了，可還沒澈底，你們看鄒大姐還是受着壓迫。今天咱婦救會裏各人要大膽的發言，幫助鄒大姐翻身。

民：報告，來啦！

衆：（都站起來看）來齊啦！

村：來齊了，咱就進行開會吧！咱得先選個主席。

衆：就是你主席吧！

村：還是婦救會長吧！今天是婦女的事。

丁：那裏，婦女的事，也有你們男人的份啊。還是你這一莊之主當好。

衆：對啦，還是村長吧！

村：那大家選我，我就不推辭啦！（唱俊子調）今晚開會我先談談，劉文惠全家封建，壓迫咱窮人呀，哎……（重）

鄒大姐逼得喝了滿水，全村老少誰不傷心，真是可憐人哪，哎……（重）

誰有意見大膽的提，封建勢力反對它，鄒蘭英你說說吧，哎……不要心害怕。（白）

鄒蘭英你先說說你受的壓迫吧！

衆：對啦，你大膽的說吧！

鄒：（唱媽媽好糊塗調）衆鄉親聽我把言發，劉文惠全家壓迫我，一天也說不完哪，哎……（重）

村：你從頭至尾慢慢的說吧！

鄒：（唱同調）未開言不由我，珠淚滾滾流滿腮，我傷心得說不出來，哎……（重）

我在她家七年整，三年睡門四年睡櫃架。七冬天沒有被蓋，哎……蓋了個破大衫。

衆：唉，還不給凍死啦嗎？

鄒：（唱）七年整沒見一文錢，沒撈着一件新衣裳，赤着兩腳沒有鞋，哎……（重）

衆：（呼口號）反對地主，把窮人凍死。

鄒：（唱）不給穿還疼俺吃，成天嫌我吃的多，『屬豬的光吃不幹活』，哎哟……他頃多地都叫我吃窮。

衆：反對劉文惠，不叫人吃飽。

劉文惠才是『屬豬的光吃不幹活』。

村：唉，還有什麼冤曲都說出來吧！

鄒：（唱）打和罵更是家常飯，那回他兒自己來發賤，燒着手指他怨我，哎哎……又打又罵不叫活。

衆：反對地主打罵窮人。

他打過來咱再打回去。

衆：叫劉文惠答覆。

村：對啦，劉文惠，你答覆答覆吧！

劉：這幾年沒給她被子蓋，沒給她衣裳和錢都是真的，打罵她，疼她吃，這個我經常不在家，我不知道。

衆：報告主席，叫劉文惠老婆答覆答覆。

村：你說說吧！

袁：是，她提的都對。

村：這些他倆都承認啦，誰有意見，再往下說吧！

甲：報告主席，我有意見，那回我上她家去動員鄒大姐上學，他靠日子都說鄒大姐餓，不能上學，這不明明是壓迫婦女，不叫婦女翻身嗎？

丁：報告，她還自己裝好人，叫鄒大姐說自己不願意去，這手段多厲害啊，你們說她對不對啊！

衆：不對，反對不讓婦女上學！

雇：報告主席，我有意見，我那年在他家做活，我去參軍給簡了回來，他就不要我了，我沒法子了，到南鄉找俺娘去，她說到路上遇見中央軍，一定要吃個洋圓棗。

袁：叫他答覆答覆！

袁：識字班和老高發表的意見都對，我都承認接受。

丁：鄒大姐別哭啦，有意見趕緊提。

鄒：（同調唱）那一年我拾了八斤麥，她拿去放在大囤裏，從此不見面，哎……（重）我餓了幾年的蠶，她哄着給我做絹襖，誰知半尺也沒有，哎……都給她閨女做嫁衣。

衆：反對剝削窮人，該人絹還絹！該人麥子還麥子。

鄒：（唱）劉文惠心也狠，他要把我說給頑固主，省下了東西還壓迫我，哎……他要我

一輩子翻不了身。

衆：打倒劉文惠，他出賣婦女。

反對壓迫婦女的劉文惠。

鄒：（唱）公家的麥子存他家，逼着我偷出來推磨，不准就不能活，哎……麥子煎餅他吃的多。

衆：捉住偷公糧的劉文惠啊！

吃的麥子叫他吐出來啊！

叫他答覆！

劉：我給鄒了頭說個頑固主是不對。是想討好人家，送個人情，自己又可以不化錢。

村：你說。（對袁）

袁：她說的都對，偷麥子我當是公糧沒有數，……唉，太多啦！我也找不着窩答覆啦！

村：劉文惠他倆口子都答覆啦，大家還有意見嗎？

衆：我還有意見。

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村：真是，我看這樣吧，對劉文惠倆口子的意見！再提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大家把意見都寫到紙上送到村團部去，今天晚上的會，就這樣結束吧！大家有意見嗎？

衆：沒有，主席，做總結吧！大家歡迎（鼓掌）

村：我就簡單的說說吧，今天這個會，大家提的意見很多，這說明了咱窮人都有了力量，都翻了身，鄒大姐今天也把苦水倒出來了，這還得要和他們算賬，這七年的工錢。鄒大姐拾的麥子，餵的蠶，都要找清，以後再不許打罵，要放鄒大姐出來上學，參加識字班活動。偷公家東西也要還，明天到村團部算賬，大家還有意見嗎？

衆：沒有啦！要他倆答覆。

劉：我……保證還她錢……

袁：我再也不打罵她啦……

村：大家呼口號

打倒地主劉文惠壓迫窮人剝削窮人！

窮人們團結起來才能翻身！

我們永遠跟着毛主席走！

……

——幕急落——

一筆血債

(五幕話劇)

周平
旋平

人物：

田紙人：六十餘歲。老實怕事的老佃戶。

田媽媽：其妻，五十餘歲。有病。

來子，其子，二三十歲。力大粗壯，勇敢。

鳳孩：其女，十八歲。

劉二麻子：三十餘歲，粗壯，佃戶。

王五：同。

高七：同。急性，直爽。

黃維年：佃戶。

其他佃戶羣衆。

三爺：封建地主活閻王。

七姨太太。

何掌櫃的。

大天：三十餘歲。狗腿子，色鬼。

老吳：四十多歲。地主傭人，被迫者。

其他地主家丁五六名。

第一幕

佈景：看林的佃戶，在樹林邊上，孤孤的一個小草屋，舞台的後中央，屋的左側一條長而遠的小路，兩邊長着叢樹，右側有石碑一座。靠着小屋，還有一個草棚，餵驢的。

幕啓：田來子坐在草棚邊搓繩子，鳳孩拿草在草棚裏餵驢。

鳳：（轉臉向來子）哥哥，媽媽叫你到三爺家去借點糧食，好辦下午飯。

來：我不去借，上回我去，叫他的二太太活活的罵了一頓。一點糧食也沒借着，我不去挨罵了。

21

鳳：你不去算啦。（一下子把頭扭過去餵驢）下午飯，就沒有吃的。
來：沒有吃的就不吃。

鳳：（突轉向他有點氣）不吃，你不吃行，我不吃（要哭）也不要緊。（難過的說）咱媽媽病在牀上，也不吃（哭起來）……

來：（站起來）哎！你哭什麼？又哭起來了。

（後台媽媽的呼聲……咳……來子呀，你又和你妹妹吵什麼啦？咳嚶……）

來：（突轉頭又轉回來）媽媽，沒有什麼？

（後台又有呻吟聲）

來：你去看看媽媽，就把那筊子給我拿來。

（妹妹走下，來子拾起繩子）

來：咳，窮人家怎麼活下去啊，天天挨餓受凍的，唉！

（大天帶着老吳大搖大擺的上來）

來：（站起來恭敬而小心）噢，大叔來啦？

天：嗯，來了，（慢）俺大嫂的病怎麼啦？

來：好些了。比前天能吃飯啦。

天：能吃飯啦。她都是吃什麼飯啦？

來：大叔，（訴苦的說）你想想俺還能吃什麼飯，還不是樹皮地瓜秧。前兩天還有點粗

糧，今天粗糧也沒有啦，下午就沒有的吃。

天：我說，來子，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呢？你是知道我的，你大叔我向來都是好幫助咱窮苦兄弟爺兒們的。

來：是的，大叔幫助俺是很好。

天：我來就是看看大嫂的病的。

來：謝謝大叔。

天：沒有什麼……（從腰裏拿出拾塊錢）給你拿去，這十塊錢買點好吃的東西，給你媽吃。

來：大叔，怎麼能要你的錢。

天：這怕什麼？你拿去吧。糧食的事情，你可以到三爺家裏去借，你先拿着這錢，（來不收）拿去。

來：（看看他）大叔怎能要你的錢？（接錢）

天：這算什麼？可是，老吳，你把這驢拉去好磨麵，（吳拉驢）哎，這驢餓的可不好呀，瘦成這個樣子，我說來子，叫三爺知道了可不成呀。

來：大叔，實不瞞你，咱人都沒得吃，可是牲口一點也不敢虧牠的，方才妹妹還餓了牠的。

天：噢，你不提起你妹妹我倒忘了，哎，鳳孩這孩子太可憐了。（拿出紅花褲褂一身）

到現在還沒有個棉褲穿，你把這兩件衣裳拿去改改給鳳孩穿。

來：大叔，俺窮人怎麼能敢穿這衣裳？

天：我說來子你怎麼不明白？咱窮人沒穿的，咱不是不想穿，這有了，咱們爲什麼不穿呢。快拿回去罷。（給他）

來：（拒絕）大叔，錢我收下，可是這衣服，我不能要。

天：來子，我爲了弄這件衣裳，可費了很大的事。這衣裳……哎……別管他是怎麼啦，你拿到屋裏去吧。

（後台，哎，『大聲』驢跑了……逮住，逮住！）

天：快快！來人啦。

來：大叔。

天：（把衣服送到來子懷裏）快拿回去吧！（回頭要走）我走啦。

來：（趕上一步）咱一塊吧，我去借糧食。

天：我先去和三爺說一聲，你來就是啦。（下）

來：（大聲）你可和三爺多說好話呀。

天：是呀。

來：（拿起衣服看看，說着進屋）大天小流氓可不知在那裏弄的衣服？

（後台大天聲：『怎麼能叫驢子跑了呢？他媽的真不能辦事！』吳聲：『纏繩斷啦！』……劉二麻子上）

劉：來子！來子在家嗎？

來：（出）噢，二麻子。

劉：大娘的病怎樣，好了嗎？

來：好些了。

劉：怎麼西大爺沒在家嗎？

來：他去三爺家做活去了。

劉：在三爺家裏？方才我在街上聽見三姨太太和三爺也不知吵什麼，吵得很厲害。還聽

見小香哭了哩。

來：小香挨打了嗎？

劉：聽說三爺正罰小香的跪呢。

來：我正想去借糧食。

劉：借糧食，我也想借糧食去呢，我聽了就不敢去啦。

來：去怕什麼？借糧食經過何掌櫃的手，又不見三爺怕什麼？

劉：就是何掌櫃的，也得和三爺說聲。

來：唉，說實在的，我也怕走大門樓子，上次我碰了個釘子啦，可是不去借，今天下午就沒得吃。

劉：（決心）好，碰碰釘子借着就是，借不着也沒有辦法。

來：好，拿個筊子，妹妹（向裏）把筊子給我拿來。（拾起繩子）

劉：我先上東等你。我的口袋還在老陳那裏。

來：好吧。

（鳳左手拿筊子，右手拿花衣上）

鳳：（笑嘻嘻地）哥哥，這衣服是給咱的？是給誰的？

來：是大天小流氓偷出來送給你穿的。

鳳：（吃驚）啊！是大天送的，（突然把衣裳向地上一丟）我不穿這衣裳。

來：唉，你先拿着吧！

鳳：他就是天仙衣服，我也不要！（要哭）

（後台劉聲：『來子快走呀，我等你半天啦！』）

來：好，你先拿回去吧。

鳳：（跳起來）我就不穿這衣服！你拿去！

來：（生氣地自己把衣服送往屋裏去又出來）好，我去借糧，回來再說！（急下）

鳳：（大罵）大天你……你這該死的王八蛋，你送我衣服穿。你……你喪好心，該死的大天你這王八蛋，你騙了俺不懂事的哥哥。

（天突然順她背後伸上兩手把她眼撐住）

鳳：誰呀，誰呀，我罵啦。

天：（放手，鳳轉頭一看，驚奇地退倒一邊）鳳孩，你罵我哪，哈哈，你罵得好。你越罵我越痛快哪！哈哈（向鳳撲去）

鳳：（打他一下）你幹什麼……

天：（撫臉）啊，你打我？哈哈，你打我，我也覺得痛快哪，哈哈……

鳳：（指着）你這地主的狗腿子，不要臉！

天：對，我不要臉。我實話對你說吧，我就是看你長得很漂亮。想給我當個太太。雖然我在三爺手下幹個小差事，可是外面誰不知大天我是三爺的一隻小老虎，你嫁給我。

你不就成了老虎的太太啦！咱還怕誰呀，你說是不是？哈哈！哈哈！（又撲過去）

鳳：你幹什麼？我喊啦！

天：（指着她）你喊我打死你！（拿出手槍）

（媽聲：「唉，來子！你不去借糧食。你光和你妹妹吵什麼！」）

天：好，我制不了你。還有三爺哪！（下）

劉：（上）大妹妹可了不得啦！你哥哥和我去借糧食，叫三爺家的狗把腿咬破啦。

鳳：（驚）啊，咬破哥哥的腿啦？！

劉：光咬破還不要緊。叫三爺家裏出來很多人說你哥哥把狗腿打斷啦，那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像羣瘋狗一樣，把你哥哥圍起打倒在地上了，打了個半死，渾身都打破了皮，啊，這可怎辦？！你……你快快找點布。我把他抬來。

鳳：這可麻煩你了，劉二哥。

劉：沒有什麼（下）

鳳：（突跑到屋裏）媽媽！哥哥叫三爺打啦！

媽：（從屋內哭出來，鳳扶着她）啊呀，我的來子呀。（病的飢黃面瘦。蓬着頭髮。東別西擺的）來子，我的來子！我去看看他！

鳳：媽，你不去吧。

媽：來子呀！

（遠處人聲雜亂：「你好好架着他呀！」劉與王五架來子上，田紙人上。）

田：就餓死咱，也不去借這糧食！

媽：鳳孩，快拿布給你哥哥包一包。（鳳下）

來：媽！你病了還出來幹什麼？爸爸，我是不能再在家了，這已經給你老人家闖下禍

了。王五弟。劉二弟。如果有了什麼事我不能在家，請你幫助俺家的老小，咱都是窮弟兄爺們呀！（鳳上替他包腿）

王：那是。咱窮幫窮，親幫親，放心。

劉：可是這年頭要上那兒去？

媽：來子走了，我就一頭碰死，也不活啦！

田：咱這命窮。就是天給咱的嗎。（哭）

來：什麼天？反正這個年頭是沒有咱窮人過的。哎！（哭）我非走不行。

媽：來子，你不要我了麼。咱就是死也死在一塊兒。

鳳：哥哥，你不想咱爸爸媽媽了？（哭）

劉：大娘，大爺都不要難過。來子哥哥是不能走的。

（王五也哭。高七匆匆跑上。）

高：田大哥，別哭了，三爺硬說他那狗的腿斷了。他家裏的人被三爺命令正拿着棒棍，要打斷來子的腿哪。

媽：這怎麼辦呢？

來：（堅決地）叫他來吧。

王：我看叫大爺去給三爺賠禮，我們三人（指高、劉）光說好話，你們說怎麼樣？

衆：好，好，好辦法。

高：越快越好，別叫他們來了。哎，叫來子躲躲好。

劉：先上東邊河溝躲躲吧。

來：不要緊，來了就拚了。

劉：不行，快快快！（拉他下右邊去）

高：快吧。

田，媽：我也去。

高：你不去吧！

田：我去。

媽：去就去吧。

劉：（上）去囉！

衆：走走。（均下）

鳳：哎！這怎能活下去？不如死了好。

來：（上）妹妹，你好養活咱的爸爸媽媽。哥哥我可不能夠了……我這實在也是沒辦

法。我要走啦，妹妹。

鳳：（急去抓住）哥哥你不想叫咱父母活了麼？哥哥（哭）

來：妹妹我知道。可是我不走，真叫活閻王把腿打斷了。父母也一樣跟着受罪的。好吧，妹妹死不了再見吧！（把妹妹放開突跑下向東）

鳳：（急退幾步）哥哥，哥哥！（退向西下）

天：（帶着五六個狗腿上）來子呢？怎麼一個人沒有（命令）見面就打！

衆：是。（進屋亂找）

天：媽的，犯到老子手下了。

衆：（從屋內出）沒有，都沒有。

天：沒有，這才怪啦，我去看看。（進屋）

鳳：（上哭着）……

天：噢，這不是鳳孩嗎？哎，告訴我，你哥哥上那裏去了？

鳳：他……他……他……

天：快說。

鳳：跑啦。

天：啊，跑啦？上那裏跑的？

鳳：（指對面）上西的。

天：他跑了多久啦？

鳳：有一頓飯時間。

天：哎。他媽的！不會遠吧！

鳳：他跑得很快。我抓都抓不住他。這回下去七八里路。

天：你上那邊去幹什麼？

鳳：俺爸和媽去上三爺家賠禮去啦，我看看回來了嗎？俺哥哥跑了。我給俺爸爸說呀。

天：他是上西跑的嗎？

鳳：是。

天：好。咱三爺給的命令。咱大家要快跑些去追吧。

衆：走！（向西跑）

鳳：（看看西面又看東面手指哥哥）快跑呀！

——幕急閉——

第二幕

時間：是在來子走了半月之後，大雪紛飛。西北風吹得呼呼的響。

地點：同第一幕。

幕啓：媽媽在一場上掃雪。

媽：（抬頭看看天）哎！來子你走了半個月啦。孩子，你走的時候，叫活閻王打成個血人。你穿的那麼單零。孩子天天下這麼大雪。你是凍死啦？是餓死啦？孩子我還能看見你的面麼？

鳳：（從屋裏走出）媽。天這麼冷。你在這裏哭什麼？（帶哭着）

媽：（轉頭摸着鳳的頭）孩子。你哥哥也許死在外面啦！（哭）

鳳：（抬頭看媽的臉）媽媽，別想這些吧？

田：（帶着一身雪上，咳嗽）

鳳：爸爸回來了還沒吃飯嗎？

田：還吃飯哪，昨天吃了兩個涼餅子。他家太太罵我是個吃食種。說這裏沒有管賊食的。今天早晨我一氣給他挑了七八擔水。雪下這麼大，他家二太太連句話都沒有說。我還吃他的飯嗎？咳，你媽媽又怎麼啦？

鳳：想起俺哥哥來傷心了。我去給爸爸溫飯去。（下）

田：噯！尋思些那個做什麼。窮人的苦處多着哩！要是一條一條的都去尋思。那就不用活啦！

媽：誰像你這個鐵心似的，把孩子逼走了。連想都不想？

田：他是我逼走的？我的孩子我不想？想，又能想的來嗎？

媽：你還是不想！我說咱離開這個窮家去找來子，你怎麼不去？這窮家有什麼戀頭？！

田：走，那麼容易，少行李無盤川的，這年頭那裏有窮人賺的便宜，再說，也不一定能夠找着。

媽：找不着也盡咱們爲老的那份心。找着來子見一面，死了也甘心，活閻王整天狠心這樣待咱們，不走也難活下去啦！

田：咱們這大年紀土埋上半截了，活天算天吧，幾年還死不了！

媽：死不了也活够啦！鳳孩可交給誰呀？這個心事叫我死了也放不下。

鳳：（上）大大來吃飯吧！（下）

田：啊。（想下，何掌櫃的上）

何：田紙人！

田：啊，何掌櫃的，坐坐。

何：（向媽）對不起，三爺要麻煩麻煩你啦。

媽：怎麼說麻煩，三爺要希用就算賞臉啦！

田：三爺用俺是應當的，這幾天我就在三爺家裏打零活的。

何：張老孀子，真沒出息，又不知道他得什麼病，二太太叫你去幫幾天忙，這就去。

媽：啊，那我這就去。（向屋內下）

何：田紙人哪，哈哈……：你今天可碰着好事啦，三姑娘有喜事，生了個小孩子，叫你去送粥米！

田：噢！我吃完就去。

何：不要在家吃飯啦，今天三爺開恩啦，叫你到那裏去吃，這會就去。去晚了三爺見怪啊，可吃不了。

媽：（急上）那咱快走吧！

何：紙人，你兩口子不要愁眉苦臉的，哈哈，喜這就快到了。

媽：生的這樣苦命，那裏來的喜？

何：走吧，走吧，快走吧！（叫田同下）

媽：孩子，飯涼了，你快去吃罷！（走下）

鳳：（上）哎！怎麼大大又走了？

三：（從另一邊上叫）鳳孩在家嗎？

鳳：（拿着飯碗，吃着飯）噢，三爺來啦。

三：嚶。鳳孩，你一個人在這野外不害怕嗎？

鳳：不害怕。（低下頭）

三：鳳孩，你說我家，裏一套外一套的大廳房好不好呀？鳳孩，你願意住大廳房嗎？

鳳：俺住在這裏就很好。

三：這裏就好，哈……孩子，可是天這麼冷，怎麼不穿棉襖呀！

鳳：（有點氣）俺窮人家，那裏配穿棉襖！

三：我知道，你一輩子也穿不起。鳳孩，你看像我似的，要穿長的吧，有長的，要穿短的吧，有短的，鳳孩你說好麼？

鳳：好，是三爺好。

三：哈……給你作一身新衣服。你穿吧？

鳳：俺不穿。（轉身，有氣。）

三：不穿？恐怕撈不着吧！（從他手裏要碗）這是吃的什麼文明飯？（用手拿點放在口裏，又連忙吐出作嘔把碗摔了）可惡心死我啦。可藥死我啦。（吐）鳳孩你就天天吃這個嗎？

鳳：俺沒有這榆樹皮葉子。早餓死啦。噯，那天吃過人糧食來！

二：鳳孩這太可憐啦。不過無論什麼事情都依靠自己，就說我家姨太太吧，也是我家老佃戶張七的閨女，自從到了我家，穿的吧，是綾羅緞疋，吃的吧，是精米細麵。鳳孩你說多麼好呀！

鳳：噯！

三：（步步的接近鳳孩）哈……鳳孩你知道我今天來的意思嗎？

鳳：俺不知道。

三：哈……我早就看你不錯。想叫你到我家去。

鳳：俺不去，俺不去。

三：哈……我說你聽呀，一來吧，我覺得你在這裏受罪我不忍的；二來吧，三姨太太也老啦，我也不很喜歡她啦，想把我家的事情交給你；三來吧！哈……伺候伺候……哈……你三爺我哈……

鳳：三爺別胡說吧。俺爸爸媽媽都不在家。叫人家看見多麼不像樣子。快走吧！

三：哈……這有什麼不像樣子。以後還要常在一起哪。哈……（拿錢）給你幾塊錢壓壓腰。（向鳳懷裏塞）

鳳：俺不要！你這是作什麼。（想跑下被三一把拉住，鳳坐地上哭小聲）

三：不好意思啦，哈……傻孩子。你想想，到我家去，吃的又好，穿的又好，要錢有錢化，丫頭老媽子指使着，多麼好呀。還羞答的作什麼？和我一塊走吧。（用手拉

鳳）

鳳：沒有良心，欺負人。

三：（怒）不識抬舉！我實話告訴你，你從了我，我拿你比三姨太太還多看一眼，要不，你頭頂是我的，腳踏是我的，給我滾蛋！哼，你一家三口的性命都在我手裏。

鳳：（哭着）我死也不去。我死也不去。

三：（陰險的）鳳孩呀你想想，你這裏就是地獄，我那裏就像天堂，不要想不開，鳳孩走吧。（用雙手抱，被鳳將臉抓破）

鳳：該死的活閻王狼心狗肺！

三：（冲冲大怒）啊，真造反哪！（用棍猛打）

鳳：（大哭）活閻王殺人啦。救人哪！

三：（按着傷口）該死的賊了頭子。我長了這麼大，誰敢碰我一指頭！你——你抓破我的臉，我非打死你不可！（又猛打）

鳳：狼心狗肺的活閻王！你家沒有姊妹？！

三：（張口喘氣）好狗日的，你三爺受過誰欺負？！好心當了驢肝肺！我不給你個厲害，你不知道好歹！等着吧！（下）

鳳：（走幾步又倒了）

（後面聲：『打，打這個老女人，真造反！』『打！……』媽哭聲：『真該死。』……）

媽：（哭上一見鳳孩）鳳孩你怎麼啦？

鳳：（更大哭。）

媽：鳳孩你怎麼啦，你說呀！怎麼啦？

鳳：活閻王叫我……我給他……作姨太太，我不從，看看把我打死啦！（哭）

媽：該死的活閻王，狼心的活閻王，你逼去了俺的來子，又強逼俺的鳳孩，俺這一家都要死在你手裏了。

（後台又是一陣打罵聲：「打死這老狗會的打……真是膽大包天，太可恨，打……」田哀叫聲。又罵：「養了壞閻女就得打！」田自遠面近哭上）

田：（哭上）你們……你們是怎麼啦？

媽：作下孽啦！活閻王叫你閻女給他當姨太太，鳳孩不從，就打成這個樣兒！把我打壞啦。這可怎麼活吧？

田：噯喲。這可怎麼了，這可怎麼了？！怪不得將才我一到大門口，把我拖倒就打，說我養了壞閻女，噯喲，這可怎麼了？！

媽：怎麼了？死了算完罷！活着受這樣的罪，還不如死了好。

田：死，閉眼就死了麼？有口氣，誰想死呀？還有鳳孩；來子走了，也撈不着見面。這樣死叫我怎麼死得下去。

媽：誰願意死呀，這不是逼的咱們沒路可走嗎？要是聽我的話去找來子，找不到，路上死了也甘心。

何：（領着高七，劉二麻子，王五上。何手提棍子氣汹汹的）算他是好的，不知香臭的東西。這是三爺的地方。滾開滾開！

田：何掌櫃的，孩子不懂事，得罪了三爺。請您多給加兩句好話，求三爺恩典。

何：別他媽的，河馱鍋腔鼓鼓，快他媽的，給我滾！（一脚將田踢倒）

媽：叫俺到那裏去？何掌櫃的，可憐可憐吧！

何：可憐，告訴你，三爺府上西邊黑屋子裏可正閒着，今年不押起你們來就是可憐你們。（向衆人）把他拉出去！

衆：啊是。（不願意動手）

何：（每人揸了一棍）真他媽的弄種，三爺叫你們來幹什麼的，飯碗不想要啦。

何：（拉着鳳孩向林裏走，衆隨着）

媽：不用拉俺走就是啦！（去，田同去）

何：（雪可郎裏用腳蹬倒他三人）田紙人，告訴你，你再踏到三爺地邊上，打斷你的狗腿！（指屋內向衆）把裏邊用的東西全拿着！（衆進去拿東西出）

何：（又將門鎖上）叫他知道三爺的厲害。（向衆指東西）瞎了眼睛。揸着！

田：（很慘的上）

何：田紙人，你他媽的來幹什麼？

田：何掌櫃的，俺爺三個爬在雪『可郎』裏，快要凍死了！何掌櫃的，開開恩，把門開開。叫我把塊破棉花套拿出來圍圍。

何：你她媽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三爺說過啦，什麼都不是你的了。你吃主人的，喝主人的，你的骨頭肉，就是主人的，你還要你的東西！什麼是你的東西！他媽的，快給我滾！

田：何掌櫃的，可憐可憐吧，這樣冷的天！一整夜就凍死了！何掌櫃的，看在我老頭的面，（跪下）行行好，可憐可憐吧。

王：何掌櫃的。行行好吧！可憐可憐他吧。

田：何掌櫃的能方便方便！那俺爺三個可感恩不盡了！

高：何掌櫃的。行行好吧，也是積陰功呵！

劉：高抬貴手，饒了他這一回吧！

何：啊？你們都給他求情，我雖然不能做主，可是，我這個人一輩子就是行好事。只是他太可惡了，就敢抓破了三爺的臉！你想想，這不是比打了我的臉都厲害麼？

田：鳳孩這丫頭太該死啦，太該死啦！求求你何掌櫃的，你抬抬手，俺就過去啦；低低

手，俺就過不去。俺一家三口的性命都在您手裏。何掌櫃的恩典吧！

劉：何掌櫃的，憑俺幾個人的面子，給出個主意吧。

何：出個主意也倒容易。可能照着我的法子辦哩！

田：（急急的）何掌櫃的說了，俺一定照辦。

衆：田大哥能照辦。

何：田紙人呀，告訴你吧！剛才我在三爺面前給你加了幾句好話。三爺在說話裏也露出一些口風來。

衆：那可好啦。

田：何掌櫃的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何：三爺提出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以後三爺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不准違背。

田：這我一定能辦到！

衆：這，田大哥能辦到啦。

何：第二個條件，你一步三個頭，三步九叩首，跪上大廳房，給三爺贖罪賠禮。

田：這我也能辦到。

衆：是啊，窮人磕個頭還算什麼？

何：第三條嗎，哼？可就難啦。要把鳳孩打扮得花布龍冬的送到三爺那裏去！

田：這個……

何：這個怎麼啦？哼，不行？

衆：這個也能照辦。（向田使眼色）

田：這個我也……一定能辦。

何：樣樣都能照辦嗎？

田：能照辦，能照辦。

何（向衆）你們能保他樣樣照辦嗎？

衆：能。田大哥照辦就是。

何：田紙人那就在你啦。辦好啦，兩個便；辦不好麼，小心你家三條狗命！

田：是是，一定照辦。

何：好好。走吧。（向衆）走！（衆跟下）

田：何掌櫃的千萬要多費心呀，（沉思一回）可是……

高：（又上）田大哥，到了這般地步，快應承吧。要不，今天晚上不要凍死了麼？俺算有個家，誰敢領你到家去，要飯吃，誰又敢打發你？

田：就怕孩子不願意。

高：不願意？（沉思）可是田大哥，我還忘了告訴你，大來子有了信啦！

田：什麼？大來子有啦信啦？他在那裏？

高：在安東縣，六道溝煤炭窩裏打炭，和咱莊小牛在一塊。

田：那我明年春天一定去找他。

高：是呀，我也替你這樣想，咱們今天先忍辱受氣的受着，等天暖了找着大來子，有那一天就算報仇也不晚呀，他媽的，真沒有人心肝的東西！

田：七弟，你說的對，我一定聽你的話。

高：田大哥，那我走啦。叫他媽的看見又不方便。（急下）

田：你走啦。（自語）這可怎麼辦？（思想一回）是啦，一步一步的走吧！先跪下再說吧！唉，逼到這一步可怎麼辦？（向後走幾步）鳳孩都來吧！

（媽、鳳從後悲慘哭泣着上）

媽：哎喲，門也鎖上了，棉花套也沒拿出來嗎？

田：誰拿出來啦？要住在這裏，就得給他們叩頭賠禮。

媽：咱們就沒點人骨頭啦。咱們死也不去啦！

鳳：我死了，也不能給他們跪下賠禮。

田：我和你們說呀，來子有了信啦。

媽：來子有信啦？

鳳：在那裏！

田：在安東縣六道溝煤炭窩裏打炭，和咱莊裏的小牛在一起。

媽：可好啦，到明年春天，有一口氣也要去找俺那孩子，把鳳孩交給他，死了也放心。

田：我也是這樣想，咱們今天先忍辱受氣的受着，等到明年春天見了俺那來子，他要是
有骨氣，給咱們全家報仇也不晚呀，這不是逼得咱這個樣子。

媽：鳳孩你大大說的對，唉！誰叫咱們窮來着？窮逼着咱們沒有法子呀！等着見了你哥
哥就是死也死在一塊，比死的東一個西一個強呀。鳳孩咱們去跪門吧！

鳳：媽媽，我死也不去，我死也不去給活閻王跪門賠禮，我更不能跪在俺的仇人活閻王
面前，我死也不去。

田：你不去，來子也不能見面啦。我的好孩子呀，你和大大媽媽去跪門去吧！你忍心看
着爸爸媽媽死？！去吧！孩子去跪門去。

鳳：（慷慨的）哦！我……我去。我不忍心看爸爸媽媽這樣死。爸爸媽媽養我一場，我
也不能養爸爸媽媽的老，是我作的孽，惹的爸爸媽媽！（哭）我……我去！

田：那咱們就去吧！

——幕急閉——

第三幕

在活閻王的很好的大廳裏。左邊有一個監獄的門。開幕時，閻王在吸大烟。七姨太太在一旁伺候着。

太：老爺還是少生氣好。大人不見小人怪。宰相肚子撐開船。總還是少，等着到了老爺臉前教訓教訓就好了，爲那麼一個小丫頭子，不值當生氣。老爺消消氣吧！

三：真是膽大包天，不識抬舉。這回何掌櫃的再辦不成，我給他個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把這三個窮鬼送他到閻王殿去。太可恨啦。太可恨了！

太：鳳孩這孩子真是太大膽，太不識抬舉。我聽了也很生氣。我想他不會不來給老爺賠禮的。可是老爺，昨天劉二太爺還着人給老爺送來的烟土。

三：快，快拿上我過上癮。

太：是，老爺（下）

三：他媽的這地方帶的烟土不過癮。

（黃維年上）

黃：老爺你可憐可憐我救救我，救我這一家八口人的性命。

三：你這把賤骨頭，說清楚！倒底怎麼回事？

黃：老爺，何掌櫃的要鎖我的門。抽我的地。要我走，我沒有屋沒有地。一家人就要餓死了。老爺你可憐可憐我的一家八口人，可憐我的八十多的老娘，還有，——

三：不要囉嗦，你一定沒交齊租子。

黃：老爺我沒拉下租子。連一斗還三斗的分子糧我都交齊了，我家裏現在一粒糧也沒有。吃的都是野菜樹皮，我……

三：那你一定是不很聽使喚。

黃：老爺我向來是很聽使喚的。從年頭到年尾，沒有一天不出個人來在老爺家裏幹活的，我從來沒敵巴背過。

三：你一定是不遵守規矩，送禮不週到。

黃：老爺我是很守規矩的，逢年，三大節我沒敢提過一次，今天八月十五爲了送禮我把——三保賣了。

三：你他媽的，來怨誰？你好？爲什麼就撞你？

黃：老爺，不，不光我家，還有王全二虎子，還有……

47
三：你，你不是黃維年嗎？

黃：老爺，是，我叫黃維年。

三：（厲聲）好，黃維年你他媽的還來裝好人，給我滾出去！

黃：老爺，我不對，我做了什麼不是，老爺撞我是應該的，我倒底做了什麼不是？！

三：你生了一身賤骨頭窮命鬼，你整天還恨天怨命，我就看你個不順眼！

黃：是，老爺，我常常恨自己的命，我不知道老爺犯惡，以後再不恨了，老爺饒我這次吧！

三：嚇，對田紙人的事你還不满意，還說我的壞話。

黃：（急忙）老爺我沒有。

三：（怒）你這個老鬼給我滾！你再多說一句我就揍死你，給我滾，快給我滾出去！

黃：（站起來）滾到那兒去？我沒有屋沒有地，沒有糧食沒有衣服，我這不要餓死凍死，滾，叫我滾到那裏去？

三：你他媽的，愛滾到那裏滾那裏去！來人！（出四人）把他拖出去！（是！拖走）

黃：（邊走邊說）我姓黃的在這兩三輩子。沒過一天好日子，流盡了汗，流盡了血。把你養的又肥又胖的，這回要我死。（大聲）狠心的閻王，你……

三：（大怒）回來，回來！好老鬼真膽大包天，罵起來了，把他押到黑房子裏去！

黃：好，押吧！押吧。閻王你總有死的時候……狠心的閻王，殺人的劊子手！（遠遠的聽不清了）

三：怎麼這不要命的窮鬼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埋不盡的窮鬼，殺不盡的窮鬼，又離不得窮鬼，還……

太（拿着大烟上）老爺拿來了。

三：怎麼才來？

太：老爺。小香的衣裳丟了半個多月了。老爺還罰小香的跪，大太太可是還天天用鞭子打他，我在那替小香講了講情，唉。這孩子太可恨可也太可憐了。

三：你沒有不可憐的！

太：是，老爺我的心太軟，沒有不可憐的，連我自己也可憐自己。

三：怎麼你，你也可憐嗎？

太：老爺，不，老爺待我很好，我不可憐。

三：（有些怒）我看你太有些不知好。你是一個下賤的了頭子，我把你提到這天堂來。你吃的穿的，你，你不可憐呵！

太：老爺我不可憐，我忘不了老爺待我的好處，三姨太太，他——

三：他，他怎麼了？他偷了小香的衣裳嗎？他不會呀，我想這衣裳跑不了何掌櫃的，不，大天不會呀！

太：呸，老爺我不是說衣裳的，我是說三姨太太太可憐了。

三：你是看見我常打她，罵她是不是？

太：是她不好該打的？

三：是啊！是怨她不知規矩，再說也老了，惹人討厭，可是你到底爲什麼可憐她？

太：我……

三：啊，是啦！你是怕我把鳳孩娶來就把你和三姨太太一樣看待，是不是？

太：不，老爺待我很好，不會那樣待我。

三：放心，我不會那樣待你，鳳孩來的時候。我待你和從前不一樣，不，待你比從前還好！

太：那是，老爺的好心。

三：今天你老爺要喝喜酒。去把新從上海捎來的白蘭地酒熬上。

太：是，老爺。（下）

三：他媽的她可憐！女人就是洗腳水潑了這盆換那盆，哈……（望上天踱來踱去）

何：（生皮笑臉的上）嘿嘿，三爺，我可給三爺報了仇了。我到了那裏把臉一變，連訣帶罵就用棍打，又想起了三爺臉上挨了她的抓，我的大火更向上衝，我這隻手抓住了田紙人，那隻手就抓住那個老女人，我連拖帶拉拉出半里外，把他推到雪坑裏，回來我就把個窮門，給他鎖了，田紙人又跪在臉前求情，我把三爺囑咐的那三

件事說了，他倒知事務，樣樣都應承了；不一會他娘三就來跪門賠禮；三天以後，鳳孩就花布龍冬送上廳，三爺呀，眼看着就要喝那老夫小妻的合歡酒啦。

三：何大吹辦事真行，事後重重的賞你。

何：嘿嘿，三爺抬舉我了。以後三爺用我之處我無不盡力去幹！

吳：（上）三爺，田家來跪門賠禮了。

三：先叫他在外面等等。

吳：是！老爺。（下）

何：（得意的）三爺，來了吧？嘿……

三：到底何大吹辦事行。擺佈擺佈他，叫他知道知道厲害，來，我和你說。（耳語）

何：是……（向內）站班的一人拿條黑棍上來，越快越好，快！

（吳上）

何：老吳，叫田紙人來吧！

吳：是！（田家三口跪着上）

三：（把桌子一拍）田紙人真是膽大包天，我養個狗，見了我還得滴流滴流尾巴，你使
用閨女抓破我的臉，真是無法無天，左右把這三個窮鬼送到西班牙房子去。

吳：是！（想下手）

何：嘿，三爺先消消氣，我問問他，（大聲）田紙人你真太可惡了，主人養活了你，你反咬起主人來了，你該死不該死？

田：該死，該死，求求三爺恩典恩典！

媽：孩子不懂事，抓了三爺的臉，以後再也不敢了，三爺呀，大人不見小人怪。

三：我向來不好和你們這些人一般見識，不過這回欺我太甚。

何：是呀！你想咱三爺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受過誰的欺侮，誰敢欺侮？

田：唉，孩子實在太該死啦。三爺這回饒了我們，再也忘不了三爺的大恩。

媽：三爺，俺老兩口子，在三爺家一輩子了，從來不敢給三爺氣生。三爺可憐可憐吧，以後再不敢給三爺生氣了。

三：我向來爲人是寬大的，不過你們這羣窮鬼，太不識抬舉！可是何掌櫃和你說的條件，你們都應承了麼？

何：（急說）我和你說的條件，你不是都應承了麼？你說你說。

田：是，都應承，都應承。

媽：以後叫俺怎麼，再不敢不聽三爺的話。

三：既然都應承了。好吧，這回就便宜你這三條狗命。

何：田紙人聽見沒有？

田：聽見了……聽着啦！

何：還不給我滾出去，辦不好，再要你的狗命！

田：噢！是是！

何：你們回去吧！

太：（忙跑上）老爺，太太又打起小香來啦。非打死他不可！

三：又因爲什麼？

太：還不是那兩件衣裳的事麼？

何：衣裳丟了，小香也是不知道呀。光打他有什麼用呢？

三：你去告訴太太，他再打小香，我就打死他，快去。

太：是。（急下）

三：老何，你說 們這大門樓裏，怎麼還會有小偷！你說這個衣裳是會叫誰拿走了！

何：（想）這衣裳，我想沒別人來過，傭人也不敢哪！大天雖然是個流氓，可是對待三

爺還是很忠實的呀。

三：噢，我想起來了，前幾天田紙人兩口在咱家作活，會不會……

何：沒有錯，一定是他兩口，你知道，他一家人都沒有穿的！

三：對，帶着幾個人去他家翻一翻，翻出來再給他加一層罪！

何：對（向外）大天在家嗎？

聲：噢，在家。（上）

天：何掌櫃的有什麼事？

何：你帶幾個人到田紙人家翻衣裳去。

天：翻什麼衣裳？

何：小香衣裳丟了半個月了，你不知道嗎？

天：是——他家偷去了麼，他從來沒偷過人家。

三：什麼？你知道不是他偷的嗎？

天：別人不知道他，我用了他十幾年啦，沒見過他這件事。

三：（生氣）大天，你說他不偷，是你偷的嗎？怎麼你從來在三爺面前都是很好的，這

次怎麼啦？

天：（害怕）是是是，三爺，我我說錯了。

三：快去。

何：去吧，帶幾個人去！

天：來人，（衆聲是）跟我到田家翻衣服去。

衆：是！

——幕急閉——

第四幕

(慘淡的燈光，斜掛着的半月牙，紙人夫妻在荒涼的林邊，悲慘地商討着)

田：(沉思) 哎！你還是勸勸她。

媽：人都是說人窮志短，鳳孩偏偏窮了人沒窮志氣，那她，她就是不去，好怎麼辦呢？

田：(更難爲的) 那，那怎麼辦！(低頭)

媽：(興奮的) 我說，我說咱今天晚上跑了吧，去找咱那來子去。

田：唉，你還在作夢，這幾天打更的這麼緊，你怎麼能跑得出去？從前打更不上咱這林裏來，這幾天那天不上這兒來？

媽：你也得打更麼？你打的時候咱跑不行麼？

田：跑？咱們好幾天不吃頓飯啦，穿了這樣單衣裳，天又這麼冷，跑幾步還不得死在雪『可郎』裏？跑，怎麼那麼容易？

媽：那！那可怎麼辦哪！天呀！愁死我了！

鳳：(慢慢地走到兩老人的身後)

田：光愁沒有用，還是得想辦法呀！

媽：我沒有辦法想啦，快死了吧！早死一會，少受一點罪！

田：唉！要不是爲了鳳孩，誰願意活着，過這不是人過的日子，受這不是人受的罪。

媽：逼到這步田地，又好怎麼辦呢？天哪！苦死了！（哭）

田：光哭有什麼用？你再去勸勸她，叫她去吧！不去，明天也會叫很多兇手把她拉去的，叫她可憐可憐咱這老兩口子。鳳孩是很孝順的，或許去；要是再不去，那，那只好就得死了！（拭淚）

媽：唉！真難死了！（起來向屋內走）

鳳：（急急地）媽！我在這兒。

媽：（同聲驚訝）你在這兒？！

田：鳳孩！我的孩子！你自己打定路頭吧！（哭不成聲）

鳳：媽！我……（倒在媽的懷裏哭）……

田：鳳孩！我可憐的孩子，我說句心裏話，爸爸媽媽捨不得自己的孩子，不忍心死！死了也放不下心，可憐的孩子，我知道你也捨不得你娘老子，也不忍死，死了也不放心，我不願意離開我的孩子，我也不願意孩子死，可是我（大聲）也不願意這孩子任憑活閻王污辱！（三人大哭）

鳳：（哭）媽……

媽：（哭）孩子……

（打更的聲音，由遠而近，狗咬聲）

田：打更的來了，我得接班去，你再和孩子商量商量吧。（母女進屋）

高：（手拿椰子）田大哥還沒睡麼？

吳：怎麼還能睡呢？（手拿椰子和燈籠）

田：三爺不是叫孩子明天就去麼？我想商量商量。

吳：今晚該咱們打更啦。

田：我這就去。

高：田大哥！你要有事，我替你打好了。

吳：什麼，打更還準替代麼？

田：我去我去（接椰子）高七弟，你去睡吧。

吳：老田呀！三爺說這幾天有小偷，叫咱們緊着點。

田：是呀！有了事咱倆負責，高七弟，你回去吧！

高：對（同下）（台上靜悄悄地，遠處聽到打更聲，漸有狗咬聲）

鳳：（淚泣兩手放在衣袖裏，慢慢走出）

聲：（媽問）孩子！你上那兒去？

鳳：（裝好聲）媽媽，我上毛房去。（慢慢走向前台，兩手拿繩子，淚水不由地流下來）噢！叫我明天就去，去給活閻王當姨太太。我怎麼能和他在一塊，怎麼能讓那野獸糟蹋我？我不去！唉！可憐的爸爸媽媽哥哥，我要和你們離開了，我知道，我死啦，爸爸媽媽會跟我來的，來子哥哥，俺的親哥哥呀，你要有志氣，好生幹，得手就給咱一家子報仇呀！

（打繩子拉在樹上：突然人聲大作）

衆：走！

天：快走！

何：找出衣裳來，先打她一頓再說。

衆：走（衆上，鳳快把繩子拉開，站着）

何：噢！鳳孩在這兒幹什麼啦？（手提燈籠）

鳳：何掌櫃的，明天三爺叫我到他家裏去，我想拉上繩子，出太陽曬曬衣裳，俺的衣裳都反潮了。

何：好（大聲）我就是來看你的衣裳，（指衆）你們過去給我搜一搜，把那個老女人給我拉出來。

衆：走！（一擁而進）

鳳：你們這是幹什麼？（跟屋內）

衆：（拉媽，屋內吵鬧聲）

媽：這是幹什麼？這是幹什麼？

衆：出來再說。

（衆拉媽帶衣上，鳳跟着上）

衆：（拉衣擲地）這不是衣裳麼？

何：好賊子，三爺叫你幫兩天忙，你就把小香的衣服偷來。

媽：這………

天：不準你說話。（衆隨大天齊說）

何：你要知道！小香快讓她媽打死了！

鳳：（看看大天）

天：（用眼瞪着鳳）

鳳：（急忙）何掌櫃的，這……

天：媽的，你還有什麼說的。（舉槍）你要犯到老子的手裏，叫你見活閻王！

59

鳳：見閻王，我也要……

何：你要幹什麼？來人！

衆：是。

何：給我打這個老女人！

衆：（上去亂打一頓）

鳳：（去拉）老爺們，別打啦！（拉不開）

衆：（將媽打死）報告，打死啦！

（鳳跑去哭）

何：帶着衣裳走！（衆下）

天：（回來，用手槍指着）鳳孩，明天還得到三爺家裏去，可是這衣裳的事，你要在三

爺面前說出半個字來，（指槍）你看看這是什麼！我是反臉不認人的，告訴你！（

急跑下）

鳳：（扶起媽來）媽媽，醒醒，媽媽……

媽：（在模糊中）你去找哥哥去吧！我我……我……（突然倒在地上死去）

鳳：（大聲）媽媽……（更大聲）媽媽……（大哭）媽媽死了！（兩眼目不轉睛的望着

天）（突然跑進屋中手持剪刀上）媽媽，咱們一塊走，爸爸，俺的親爸爸，俺的親

哥哥呀，這活閻王吃人的地方……我再不能活下去了，再不能和你們見面了……

（猛用剪刀刺胸倒地）

劉：（在後急叫）田大爺，田大爺，有人找你，要打你啊！（急跑上）田大爺（突見她們）唉呀……怎麼啦，（摸摸）都死了，田大娘，鳳妹妹，你們怎麼啦？（又向屋內一看來路碰王上）啊！王大哥！毀啦！

王：這怎麼啦！

劉：她倆都死了。

王：這……這怎麼死的？

劉：她手裏拿着剪子，是自己死的，這是怎麼回事呀？

王：啊，老劉，我在屋裏聽見何掌櫃的罵着說要找田大爺要打死他。

劉：打死田大爺？

王：聽說田大爺偷了小香的衣裳。

劉：那咱快找田大爺，告訴他這事情，要不田大爺又得吃虧。

王：你說田大爺知道她娘倆個死了，他怎麼再活下去呢？

劉：反正這年頭沒窮人過的日子！（同下）

聲：何掌櫃的，田紙人打更，不知道跑那裏去啦！

聲：再上他家去找。

聲：是。

衆：（見媳婦）都死了！

何：（跑過去看啊）！鳳孩死了？壞了，壞了。

天：怎麼鳳孩也死了？

何：大天，鳳孩死了，你說三爺怎麼辦？

天：這樣一個窮了頭死了還不算了？三爺還缺少這個麼？

何：可是，你要知道，三爺計算着是要把她們老兩口弄死，好把鳳孩嫁過去，永享清福的，這可……

天：那咱們快回去報告三爺去。

何：三爺還叫咱把田紙人打死呢！咱沒找着他，行麼？

天：三爺可不知道鳳孩死了。

何：對，咱去報告再說吧（衆下）

田：（少停，從側面精神失常的樣子上）鳳孩（哭着）鳳孩她媽，你們都死了？也好，

死了比這樣活着受窮罪強，（大聲向後指着）活閻王，你逼走我的兒子，又逼死了我的閨女，還有孩子她媽。（咬嘴）你逼我到這步田地，我還能再忍下去嗎？我是天生的奴隸麼？我還能再——好，（把衣服一脫，跑到屋內拿火把上）我和你拚啦，我燒你的房子，殺你的頭（忙跑下）

（後台大聲，火光冲天，人聲鼎沸。）

聲：了不得，不得了，起火了，救火啊！

三：（暴怒聲）誰放的火，誰放的火！

聲：田紙人放的火。

何：快拿住，真他媽的造反了！

三：快拿住，綁起來！

田：活閻王，你這殺人的賊，多少的窮人都死在你的手裏，我生不能吃你的肉，死也要抓你的魂。

三：快把田紙人扔到火裏去！

何：扔進去！

田：活閻王，你總有死的一天！

——幕急閉——

第五幕

時間：來子跑走六年後的一個冬天，八路軍開到此地，羣衆組織正在澎湃發展的階段，

一天的晚飯後。

佈景：田紙人破落的家，草屋已經塌落，草棚還只能看見驢槽和屋根的痕跡，樹木有些枯，在草棚前增加了一座坟。

來：（揹着行李穿着破衣，慢慢的走到屋邊，驚疑地）都到那裏去啦？（望四處裏張望着，把行李放在地上，又向林裏望見有人）哎！（手招乎着）那不是七叔嗎？

高：（揹着糞筐上）啊！你你……是誰呀？（認不得）

來：七叔！我是來子。

高：（看着他的臉）噢！（放下糞筐）是啦！來子回家來啦！

來：七叔你可好呀！俺家搬到那裏去住啦！

高：你家……（哭）哎……

來：怎麼啦！七叔，我家到底上那去啦？

高：來子！那不是在那裏麼？（手指而淚泣）

來：怎麼？都死啦！（步步走到坟前跪下）爸爸媽媽你的孩子把你老人家丟下餓死啦！

（哭着說）

高：（也站在一邊哭）餓死還倒好啦！

來：（站起來）七叔！他們老人家是怎麼死的？

高：活閻王要你妹妹去給他當姨太太，逼着你妹妹剪子穿了心死了，你媽媽活活的被三爺的狗黨打死啦！

來：噢！打死啦！穿死啦！

高：還有哪！最死得慘的是你爸爸；他一看她娘倆死啦，他一氣，去和三爺拚命，這是你爸爸第一次這麼大膽，去燒三爺的房子，和三爺拚命，誰知道叫三爺的狗黨把你爸爸捉住擦在火裏！……燒死啦！

來：燒……死啦！（跳起來）活閻王，你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你殺了我全家！我……給你拚啦！（哭走）

高：（一把抓住）來子！你想怎麼？

來：七叔！我要和活閻王拚命！

高：來子！你自己就拚過他嗎？

來：（氣喘喘的）我知道拚不了，可是咱要錢無錢，要勢無勢，喊不了冤，告不了狀，倒不如和他拚了，盡盡我的心。（向外走）

高：（又攔住）來子！我告訴你，現在不是從前啦，自從八路軍共產黨過來，咱窮人都翻身啦！減租減息增加工資，有仇報仇，有冤報冤，有理講理，過去欺負人的大肚子，咱都和他們講了理，俺莊上的五馬虎四屠戶，咱也都和他們講過理了。你回來

的正好，你也到會上去發表一下意見，不比你一個去拚命強嗎？來子！你走了三四年，咱這裏八路軍就來啦！現在老百姓都組織起來啦！哎！我看鬪爭快開始啦！咱去吧！

來：七叔！活閻王也去嗎？

高：哎！他不去那怎麼能行呢？

來：七叔！你這一說我可明白啦！從前我在外面就聽說這裏有八路軍共產黨，我半信半疑的，早知道我早就回來啦！七叔！咱這就去吧！

高：走。（各拿起東西來走下）

聲：噢！這不是來子回來了嗎？好！你來的正好！出去五六年啦！（也有來子應聲答聲）來子你來啦，老少爺們！都來！來子回來了！

（甲乙上，抬着桌凳）

甲：鬪爭會不是在這裏麼？

乙：是呀！說的在田家坟前，哎！我看見這坟就難過！

甲：可不是嗎！我看見這坟就想起活閻王，恨的我就想咬他一塊肉。

乙：大來子回來啦！鬪爭會可有了材料啦！

甲：可真巧，來子可得給他全家報仇啦。

(他倆把帶來的桌凳放下了)

聲：(由遠而近的口號聲)打倒惡霸活閻王！有仇報仇，有冤報冤，有理的講理，欠債還債，有租減租，(羣衆推着活閻王一擁而上。)

甲：這回給你算算老賬！(有人指着他頭皮)

乙：你還站在俺的頭上嗎？你這該死的東西！

衆：活閻王，俺和你算老賬啦！

丙：(一個老大娘)活閻王，該你死的時候了！

王：(提意)大家都不要說話啦！坐下咱這就開會啦！咱歡迎主席楊會長報告啦！

衆：(鼓掌歡迎)

楊：(很鄭重而沉痛的)大家伙，兄弟爺兒們，今天咱要和咱窮人的對頭活閻王算賬講理，他是咱莊上第一個惡霸，他逼死咱的窮人可不少啦！

王：打倒你這惡霸，逼死了人要你的命呀！

衆：逼死人要你的命呀！

楊：咱們窮兄弟爺們，叫他逼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衆：活閻王，你不是人呀！

楊：過去黑暗政府在這裏，我們有冤無處訴，有苦無處說，我們的血都流盡啦，我們的

淚都流乾啦，現在有了咱們的救星共產黨，大家都組織起來啦！多年的血債，今天要算賬啦。

劉：（呼口號）活閻王，你欠下我們多年的血債，今天要算賬啦！

楊：兄弟爺們！今天是咱們老百姓的天下，大家伙有意見請大膽的發表吧！

高：主席我發表個意見，活閻王我給你種二十多畝地，正當割麥子的時候，你說俺老婆偷你的煎餅，俺給你跪了三回，你把俺打出來，還把俺的鍋揭去，鎖了俺的門，可憐呀！到了冬天，把俺的爺活活凍死啦，老娘餓死啦！活閻王你真得還俺的命呀！

劉：（口號）反對活閻王大抹頭逼死一家老少。

衆：跪門要跪回來，要給高七磕三個頭（衆亂言）磕三個頭（三爺磕三個頭起來）

丁：（一個老大娘）該死的活閻王，俺閨女有了婆家，你強佔了去，你糟蹋够啦，把她趕出來，俺閨女氣的喝了鹽瀆死啦！（哭）活閻王，你還給俺閨女！（大哭）

丙：沒有人心的活閻王，俺僱給你家辦飯，你存心不良，俺不從你，要害俺的全家老少。小孩的爸爸知道了，又氣又怕，得了病，俺又沒有錢治病，就這樣得病死啦！活閻王你還俺的男人吧！

劉：（口號）活閻王，不要臉，強姦婦女，逼死人命，活閻王是個人面獸心的東西，是個野獸呀，咱打了吧！（衆人亂說）打打打！（站起來）

楊：咱先叫來子再說說！

來：（上前竄了一步）活閻王你這狠心的野獸，你逼死了我妹妹，打死了我媽媽，最可憐的是我年老的爸爸，你把他捆起來丟到火裏燒死啦！（轉眼看着三）活閻王（氣喘喘的）我抓抓你的心。（並打了幾拳）

衆：（突然站起舉拳）活閻王，該死的活閻王，你逼死了多少人啦！（大家亂說）

楊：大家還是一個個的發表意見。

劉：（口號）要求民主政府，給我們作主，處理殺人的活閻王。

衆：槍斃活閻王，要槍斃呀！

劉：我給他當二十年佃戶，得減給我租。

乙：我給你種二十多畝地，還給你擠水，送禮，還要帶着五畝，我得給你算賬。

丙：漢奸在這裏，你當了兩個月保長，你貪污好幾萬塊，還把我的兩個鍋餅餛了日本馬，你得還我的！

衆：當漢奸保長貪污，得還賬呀！

丙：你得還我的人命。

衆：活閻王，還人命，還血債呀！

王：你硬說田大娘偷了小香的衣裳，把田大娘打死啦，你該死不該死？

三：是她偷的，是從她家裏翻出來的。

來：那衣裳嗎？該死的活閻王，那是大天送給俺妹妹穿，非叫要不，你說俺娘偷的，把她打死了，我非打死你不可！

楊：兄弟爺們，活閻王害的咱窮人太苦了，這樣十天也說不完，我看先叫活閻王把這幾件重要的答覆行不行？

衆：活閻王要好好的說？說不對不饒你。

三：老少爺們，我太……該死啦，我老輩的就不做好事，我也學着不做好事，大家提的意見，有的是我做的，可是來子他媽不是我打死的。

來：（上去一耳光）放屁！

衆：打！打！

三：兄弟爺們，來子他媽是何大吹打死的！

衆：打！打！

楊：哎！哎！（衆停）不是你打死的，也是你出的主意，他父親是不是你燒死的？

衆：說！快說！

三：（怕）是是，兄弟爺們！

來：（指着他）你逼死我全家，我饒你？我要用刀割你的肉。

衆：不能饒，要活閻王祭靈，祭奠冤死的老少，快一點！

三：我祭靈！（跪在墳前）田大爺，田大娘，我給你們磕頭啦！

劉：（口號）有了共產黨，窮人才大報冤仇！

楊：他的壞事很多，大家怎麼辦？

衆：（拉他）去送他民主政府，要求槍斃！（一擁而下）

楊：對！送政府！

衆：走！走！

劉：（口號）有了共產黨，有了民主政府，窮人才翻身！打倒惡霸活閻王！

——幕急閉——

全劇完

伸冤

(三幕話劇)

何 義

人物：

- 劉繼厚(劉)二十六歲，佃戶，忠實能幹。
 劉大嫂(嫂)二十六歲，劉妻，樸實和順。
 劉大娘(娘)五十歲，劉母，大膽直爽。
 大寶(寶)八歲，劉子。
 王九(王)二十八歲，地主，兇惡陰險。
 王九妻(妻)二十八歲，地主少奶奶。
 王九母(母)五十歲，淫毒地主老女人。
 管家(管)四十歲，忠實狗腿子。
 秋香(香)二十歲，柔順的丫環。
 張老五(張)五十歲的老佃戶。
 李三嫂(李)四十歲，老農婦。

小三（三）十八歲，張子，年輕小伙子。

大麻子（麻）中年農民。

貼天雲（貼）壯年農民。

秀芝（芝）小閨女，十六歲。

羣衆。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二年春。

地點：趙鐔縣王樓村。

佈景：佃戶劉繼厚的住室，右前方有一破門，左方斜放一床，上有破被破蓆，正中一矮桌，桌上有沙壺黑碗，桌旁有小板凳，門後有小貨挑子，牆上有幾串乾辣椒乾門豆等。

幕啓：劉二嫂坐在床上抱着二寶又看着床上的大寶滿面愁容忽然大寶喊了。

大寶：（說夢話）娘，娘哦！

73 二嫂（關心的問）什麼？孩子，喝茶嗎？

寶：（沒睡醒）嗯，唔……

嫂：（倒茶，拿碗濾濾，自己又喝口試試）孩子喝茶。（大寶不應）

嫂：大寶，起來喝茶，哪，（仍不應）又不喝啦（把茶又倒壺裏以手試大寶頭）咳，孩子……（掩淚）

（劉繼厚推開門，滿臉喪氣的走了進來，把肩上的口袋一擦坐下吸煙）

嫂：回來了麼？（停）咱舅家也沒糧食啦嗎？

劉：（低頭）和咱一樣，也是現糴現吃，煎餅一個糖蛋。

嫂：既凡是各處借不着，不就狼狠心，再吃王府二升秫秫吧。你還得跑路，孩子還有病，（停）怎麼樣？

劉：（半晌無語）吃了怎麼還呢？吃一升秫秫還二升新麥，吃的又不少啦，給的又那麼難。（磕磕煙灰收拾挑子）

嫂：不吃饭去麼？筐子裏還有幾個窩窩吃了再趕集去吧。

劉：（想了一下）咳，留着咱娘吃吧，我——

寶：（忽又醒來）娘，娘（大聲）娘——

嫂：（聲音悽恸）噢噢，孩子，娘在這裏，你怎麼啦？

寶：（聲音含糊）茶，茶。

嫂：（倒茶，試試溫涼遞給大寶）哪，大寶，茶。（大寶只喝兩口又躺下了）

寶：娘，娘，燒餅，燒餅。

劉：（也俱近看）我趕集給你買，孩子，（以手試大寶頭，嘆氣）咳，這樣熱法還了得嗎？（蹲下發愁）

（門外管家聲音）劉二在家嗎？

劉：（開門）噢，（陪笑）管家大爺麼？請屋裏來坐！

（嫂驚立）

管：（上）哼，你看屋裏這個髒樣。（掩鼻）哎呀，一股子氣薰死人。

劉：窮人家叫大爺笑話，大爺喝茶吧，燒去。

管：（神氣）不，我今兒來，告訴你一件大喜事。

劉：咳，俺這就斷着頓子，還有什麼喜事？

管：你還不知道嗎？九少奶有了小相公。

劉：哦，那可是怪喜，噫，怪喜。

管：不獨府上喜。你劉二的福氣也來了，老太太叫你媳子去餵小相公，這不是大喜事麼？

（劉沉默了，蹲在那裏）

管：九少奶沒有奶水，餓的小相公活賊，真可憐哪，太太說你媳子奶水好，叫她快去，

你想這真是頭等好差事。

嫂：管家大爺，你看俺這個樣的。俺怎麼去？

管：（變臉）怎麼？不樂意去？

嫂：（陪笑）那能不願意去。大爺，可憐俺大寶病這幾天啦（看懷裏）這個小的吧，才幾天，我一去，大寶就沒人照顧了。

管：沒人照顧，劉二幹他媽那個比來。您娘死啦？

劉：我吧！我還得挑小挑趕集。做點小買賣，俺娘還得拾點柴火燒鍋。

管：廢話！以後集不許趕，買賣不許做，給王府當犂戶！還少吃喝？

劉：咳！不瞞大爺你說，俺一集多沒見糧食粒啦……

管：狗屁！光說熊話，管說什麼，小相公是得餓，快走（拉嫂）你這個女人。怎麼不識好歹（嫂一甩啦他惱怒啦）怎麼還敢打我（打嫂）真他媽啦比大膽，非揍死你不行！

嫂：你打死俺娘門吧，好狠心的。（抱頭——孩兒哭）

管：（打）打死還有什麼問題。一個熊犂戶子。

劉：（悲憤）怎麼？犂戶子就不算人啦。打死也是條人命（挽袖子）別逼人太甚了。

管：（委頓了躲開）怎麼？劉繼厚，你還想打我？

（鄰居張老五的聲音）「老二又給誰鬧？」

李三嫂「夫妻倆吧？」

張老五大麻子「進去看看」一推門進來了。大麻子在前，李三嫂張老五貼天雲（隨後）

管：（大膽了）窮人就不算人，你的孩子生下來就是小窮種。劉繼厚你有種你過來。哼，媽那比的，還想打王府裏的管家大爺嗎？真想造反！

（衆人一見是管家，都嚇跑了。只留下老頭子張老五）

管：（更狂張）王府裏的地，我看你劉二是不想種啦。老爺把你養大啦。你過好了。就忘了老爺的恩啦。

張：（陪笑）管家大爺還值當生這大的氣？老二怎麼得罪你啦？

管：（不理）劉二，你只要覺着你行。吃王府那幾升高粱這就得還。借一升還二升。

張：（向嫂）他二孀子，怎麼鬧的？

嫂：（流淚）府上叫俺捨了孩子。去餵小相公，不去就打

管：打？小事！你吃着王府的喝着王府的，要你的鮮血也得給。你今天不去還是得揍你。

張：那能不去。我勸勸他二孀子。大爺你別生氣了。

嫂：俺，俺，怎麼能去？

管：好，不去，行（走走又回）劉二？你是好小子，再過一點鐘，不叫你小娘去，哼！

（下）

張：（蹲下吃烟）咳！

（羣衆擁着劉大娘上，劉大娘指着一糞箕柴火）

張：大孀子來啦？

娘：（放下柴火）噢，您五哥在這裏來（坐下）我聽說俺家出事，我就趕緊跑回來啦。

你說這是什麼事情啊？

李：真是……和兇神似的，打他二孀子，誰也不敢來拉啊！

娘：（到嫂跟前）打着啦嗎？孩子？

（嫂涕泣）

娘：別哭啦！誰叫咱命不濟來（伸手）來！我抱抱二寶吧。（接過孩子）

（劉二嫂倒在牀上哭了，二寶也哭了）

嫂：（又起來要孩子）娘，給我吧。（接過孩子，孩子不哭了）

張：大孀子，府上是叫他二孀子去認小相公，我看咱也沒法。

李：怎麼個去法，兩個孩子都有病，看是，唉！

張：真個是還死窮人，奶奶個比。

娘：那裏有這樣的事，這不是沒人過的了嗎？

劉：（站起來）娘！天不早了，我得去趕集，大寶的娘（停）去不去呢？（收拾挑子）咳！

張：還得去啊，誰叫咱當人家的佃戶來！端人的碗，不服人管嗎？人家是什麼勢力。咱能抗得住嗎？

劉：（挑起挑子）娘！大寶娘要是不去……咳！去吧，我走啦，五哥給大夥坐着。（下）

張，李，麻，貼：你走吧，二兄弟。

娘：（賦）別忘了給大寶買點藥來。

（遠遠劉的應聲）

娘：（向嫂）孩子，不就去吧！

麻：日他奶奶，不如給他裂了。

李：實在也難去，可王府上的規矩，實在也太厲害。

張：去就快去吧！別叫他一會又來發熊，反正脫不了。

娘：（走到嫂跟前）孩子，就去吧，誰叫咱窮來，人不能給命爭，八字定的，該受多少罪，就得受多少罪。二寶你帶去，大寶我照應着，餵幾天你再回來，我常去看你，

（掩淚）去吧，孩子。

嫂：親娘……實在捨不得俺大寶哇，七八天沒吃點嘛了啊。

李：孩子是娘的連心肉！誰不痛哪，又病的這麼厲害。

嫂：（向娘）娘，我就走吧，這一去也不定死活，娘在家裏，也得多受罪啦，（又向大

寶）孩子我走啦，親兒別淘氣，好生聽奶奶的話。幾天病就好啦，娘來看你。（掩淚欲下）

李：可憐，可憐。（掩淚）（大寶忽然醒了）

寶：娘，娘啊，那去？別走啊，娘……

（大娘趕緊安慰，大嫂又回來了，嘆一口氣，掩面而下）

寶：（大哭）娘，別走，娘，娘，哦……

娘：（一面掩淚一面哄兒）唔，唔，大寶！奶奶在這裏，你喝茶吧？

李：（難過）親兒別哭啦！別人都受不了呵……

寶：（掙扎）娘，我要娘呢？娘啊！娘啊！（大哭）

衆：（咳聲歎氣）咳！咳！

娘：可憐的孩子，爲什麼這樣命苦哇（摟抱住他）

——幕徐徐落——

第二幕

時間：三日後。

地點：地主王九娘內室

佈景：左前方一門。掛有門帘。右方斜放一床，白被單，花被子大烟盤子，台中央八仙桌，上有大鏡子茶壺茶碗，桌左一椅，門後臉盆架，牆上字畫，牀後櫥櫃。

幕啓：王九母坐牀上，拿大烟袋吃閑烟，不時打個咯勒。秋香倒茶遞給王九母，母不理。

香：太太，喝茶！

母：（又打了一個咯勒）哎呀，這是誰烙的油餅，一點也不熟。秋香去問問，是誰想謀害我。（又打一個）咳——。

（秋香答應就走，剛到門口，又被喊回來）

81 母：秋香，回來。

香：（趕緊又回來）唔，太太。

母：（厲聲）我問問你，昨兒在前廳裏，你給管家啦的什麼呱，那麼親熱。

（秋香低頭不語）

母：（冷笑）怎麼秋香。還想裝好人，說！不想說？！來！

（秋香仍低頭不語走）

母：（怒擰秋香耳朵）怎麼問着不支聲呢？聾啦嗎？管家給你啦的什麼？（擰着秋香的耳朵，幌了兩幌。）

香：（痛呼）哦！管家說的——

母：（又舉起手來）說的什麼？

香：（慌）說的，說的我年紀不小啦，該出門了。

母：（笑啦）呸！我的丫頭子，小不小的，還用他操心。他還說什麼？

香：他說叫我給他——給他（低頭）填房。

母：（吃醋）哼！（指門外）個沒出息的東西，真不要臉，你答應了嗎？

香：沒有。

母：（又笑啦）怎麼？怎麼還沒有，這不是好對「查」，答應算了，我看着行。

香：（痛苦）太太，我願意跟你一輩子，不願跟別人。

母：（撇下嘴）哎喲，別充親生的啦，當是我不知道啦。叫想那個好門，我從小拉把你

這麼大小。不能隨便給人，我多賠死了。你再說找男人吧。

（正說間管家進來。指着指馬子。內有賬本子地約）

管：（嘻皮笑臉）太太！我回來啦，要賬要的怪順當。（母不應，把臉扭一邊去，管家又朝着秋香笑）

母：（怒喝）秋香給我滾出去！不叫不許進屋來（躺倒吸大烟）

（秋香下，管家目送之，母撇嘴）

管：太太！我回來啦！

母：（佯怒）回來，回來，回來還一景。

管：嗚，又生誰的氣，誰又冒犯太太啦？

母：那個沒出息的，和個騷秧子的狗似的。真不要臉。

管：嘿，又是說的誰呀，俺真納悶。

母：說的那個弄種，還叫人家給他填房。

管：（說着心病）嘿，真是，真是（想掩飾過去）這回要賬雖沒要回錢來。（從指馬子裏拿出賬本地約來）可『地約』到弄來幾張，一本萬利呀，嘿，嘿。

母：哼，沒的遮羞，真會治理家業，也不能七八頃好地浪費淨。來找我滾。

管：唉！提那個幹麼（拿起地約）哎！看這一份子，郭家村李二上年吃咱那一斗二升豆

子，下來麥沒有還起，糧食折成錢，四分利行息。這到期啦。李二餓的捧撐着，還起賬了麼？太太，太太，哎，西湖那六畝東西地，歸王府祖業啦，小麥長的不錯呀。二百八十斤不換啦，你看，你看，地約那裏去了。熊啦。（太太一看，他就笑了）這地約不還在我手裏麼？哈哈！

母：熊樣的，要點點賬，燒的噯（笑了）

管：（高興的很，一歪與太太打了個對對）辛苦的很，來口提提神。

（槍剛接過來，門口有人說話了是王九妻。）

妻：（在外掀起門帘來，一點眼色沒有。）

（門帘一掀，王九妻抱着小相公進來，後跟王九劉二嫂）

（管家一骨碌爬起來跑一邊坐着，太太也坐起來了。大家都笑容滿面，獨有劉

二嫂愁眉不展）

母：噢！看俺寶貝來了？馬利抱這裏我看看。

（九妻抱兒立母前，九坐椅上洋洋得意）

母：（逗小孩）您看俺那小眼水伶伶的，這兩天胖的真喜人。

妻（媚笑）打劉媽一來。小相公也不哭啦，一點難為沒受着。

母：噫，也算這個女人（指着劉二嫂，嫂低頭）有福氣，有飯吃。

管：（獻功）我辦的麼？我從來辦事都是——咳，那（也假上來看小相公）哎呀。小相公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將來一定大富大貴。

母：（笑了）順口編排罷了，俺可不圖什麼大富大貴，俺就叫他大了。好好孝順他奶奶，在家裏守着。

管：那裏？人是個命，僥不得，哎，你看那兩耳垂肩（手指）真是，真是大命人呀。

（一拍巴掌把小孩吓哭了。他娘就哄，太太就埋怨）

母：你看你這個人來。這麼冒失，要是——哼！這大年紀啦，還不通事。

管：（懊悔不及）咳，怨我怨我，該打該打！（自己打了自己兩個嘴巴）

（小孩就哭，管家蹲在那裏嘆氣，秋香暗上，與劉二嫂耳語，嫂面色驚惶，一看衆人沒注意她，與秋香暗下）

（小奶奶站累了，走到小爺跟前。王九趕緊起來讓她坐下）

王：（發覺劉二嫂走了生氣）劉媽那去了？不抱小相公，懶女人！

妻：劉媽這個女人，也不知怎麼鬧的，整天愁眉拉眼，沒點高興意思。

母：天生賤貨，沒點大方意思，奶水怎麼樣啊？好不好？

妻：奶水倒怪好，就是不好上餵，有時候還偷給她那個小孩吃。

母：哎喲，那還了得，那個小私孩，那個餵樣的，黃不垃圾的一準有症！

王：秋香幹麼來？一會看不到。就出這樣的事，媽拉個比！

母：秋香就是該死。我勸囑他，不叫劉媽餵那個小窮種。有張高粱煎餅，餵點餓不死算啦！

管：（發覺有說話的機會）死了到肅靜，少淘些氣，是吧，太太！

母：這也是你找來的好奶媽！

管：這個，這個……（楞了）

（秋香急跑上）

香：太太，太太，劉媽的小孩死啦。

母：哼！我當是什麼事來，值當吓的這樣，死啦，死啦算啦。

妻：怎樣死的，正好好的。

香：（又是害怕，又是難過）打一來就有症，這兩天一缺奶，更厲害，剛才我餵他塊煎餅，直不老實吃，只嚙了一口，就噎死了，臨時落一把骨頭架子，真可憐人！

母：哼，是你小爹呀，看把你疼的，以後不許再啦這不吉利的話！

（遠遠劉二嫂的哭聲悲哀淒涼）『我的好孩子來……』『我那苦命的孩子……』

（秋香掩淚）

妻：哭着往這裏來啦（向王九）你快去看看。

王：（怒）這是什麼東西。咱剛有了位小相公。一滿家歡天喜地的，弄個熊女人哭起
啦！

管：（自抱奮勇）我去看看，死個小窮種，還值當哭來！（下）

王：（喊）趕緊弄兩個人，抬出去給狗吃了算啦。

（管外應）

（嫂哭聲）『我那苦命的乖兒啊……』

（管家罵聲）『媽那個比，哭什麼？想挨揍！』

（嫂哭聲）『怎麼這樣厲害呀！逼死人命還不叫哭啊……』

（管喝聲）『誰逼死人？你這個熊女人放刁！』

（嫂：『不餵您府上的孩子，俺兒死不了！』）

（管家打罵二嫂聲：『我叫你「將」，我叫你「將」』）

母：死兩個孩子算麼？死了再養活，哼。

（管家喊）『你往那裏去？』『去您媽拉個比吧！』嫂哭聲漸遠）

香：劉媽走了（惋惜地）咳！

王：走了也好，那有這樣的熊女人？

（小相公又哭了，小奶哄着）

管：（上）那個女人走啦！死也拉不住。

母：走啦，那——！

（小相公越哭越哄不好，大家都發愁）

妻：（愁）怎麼辦哪！好寶貝又哭啦！

王：（咳聲嘆氣）寶貝又沒奶水吃了，劉媽真尋種！

母：（下床）不行，我去叫她回來，不能隨便走！

（母登登的下場，大家都望她的背影）

第三幕

時間：與第二幕同時進行。

地點：劉繼厚家。

佈景：與第一幕同。

幕啓：台上靜默無人，只有大寶死在床上。良久。劉大娘推門進來挽着小筐，筐上籠布。

——幕落——

娘：（把小筐放桌子上，用手布子擦擦臉，望了大寶一眼自言自語）咳，孩子該渴了！多半天沒撈着喝茶了，（趕緊又出去提回一壺茶來，吹吹壺底的灰，倒上一碗，自己試試溫涼，輕輕地呼喚大寶）大寶來！喝了吧，醒醒喝碗茶，（一面說着，一面摸着大寶的頭）好孩子醒醒。（一試頭冰涼了。吓的趕緊放下碗，用手放上大寶鼻子尖上，看看真沒氣了。趕緊往外走。走出屋門就喊，聲音顫抖）您李三嫂來，您李三嫂來！

（隔壁李三嫂，『哎，誰叫？大嬌子嗎？什麼事？』）

（門外劉大娘，『你快來吧！大寶不行啦！看看還能挑不？』）

（李三嫂：『啊！我就來！』）

娘：您三嫂子，快來呀——（又慢慢走進屋來，坐在床上看大寶，長吁短嘆，不時掩淚，低聲呼喚）大寶！孩……子，大寶！

李：（匆忙的推門進來肩膀上搭塊手巾）怎麼樣啦來我看看。（看看臉試試鼻息，摸摸頭摸摸腳）

娘：（不時的問着）怎麼樣，您三嫂，不要緊吧？

李：（搖頭）渾身冰涼了！脈停老大會了，你怎麼不早叫我？

娘：（掩淚）我清早給他茶，還喝一口，誰料到……（傷心）不能……您李三嫂。大寶

真不行啦嗎？

李：唉，晚了，你想病得那樣厲害，唉，真疼人！（掩淚）

娘：（痛苦）苦命的兒呀，可疼死您奶奶了哇……（抽泣）

（劉繼厚推門上，把擔子往門後一放，向大寶臥床走去）

李：這不是二兄弟也回來啦。大寶不行啦，可憐！

劉：（摸摸大寶的頭沉痛的叫了兩聲）大寶咳！大寶！（蹲在地上抽泣起來）

（隣居張老五張秀芝先後上）

張：（向李）大寶到底傷了嗎？咳！

李：咳！只是就誤了的，要是照應好好的，那有這，都八九歲啦！

李：小孩希會說，怪喜見人的，但這死了，他娘還許不知道！

李：他就撈着知道了麼？家來看看，太太都不答應。

張：可憐！（向劉）哎，老二，別難過啦。

李：別再哭啦！大婦子又這大年紀啦，別再喊得她心裏不是味啦！看看不就叫五哥把大

寶挖出去吧！（說着就抬褥床。整當小孩）

劉：（也假上來）咳，咳！（踩脚）孩子……

娘：（幫助整理）大寶兒奶奶對不住你，你叫您奶奶痛死了哇……

張：（過來小心的用床上的蓆子一捲，抱起來往外走去，劉低頭歎氣隨下）

娘：（送出門外）我苦命的兒呀……（衆人隨下）

（不一會劉扶着劉大娘回來，坐在床上不時的歎氣。流淚甩鼻涕）

劉：娘！你老人家別難過啦！（忍不住自己也落下淚來）咳！（李三嫂隨上）

（遠處劉二嫂哭聲『我的那孩來叻』聲音淒涼衆人靜聽）

李：這不是她二孀子哭着來了嗎！她怎麼知道的。（去看）

芝：（跑上慢慢的說）俺二孀子來啦！二寶也死啦！

衆：（驚）什麼？二寶也死啦，怎麼啦！

芝：我看着俺二孀子抱着二寶，一面哭着就來啦！

（說着說着，二嫂來到門口披頭散髮抱着二寶）

嫂：（上，聲音嘶啞，坐在地上痛沉起來）可憐的孩子你苦命哦……

（李三嫂抱起孩子，大娘，劉，假上來）

李：（攢着小孩的手，歎息的說。）冰涼了，完了。

（大娘接過來看看，遞給秀芝，抱出去了）

李：怎麼這樣苦的，兩個不給留一個，咳！老天叻！

嫂：（忽然聽見，急忙起來，一找床上，沒有大寶，瘋狂的拉着劉連問）大寶呢？大寶

呢？（又幌了劉兩下）你快說，大寶那去了？啊？

（劉被問的萬分難過，掉眼淚，搖頭嘆氣，掙開出去了）

嫂：（猛地坐地上）老天哦，你殺了我吧，你叫俺怎麼過唉！（暈個去）

（張秀芝李三嫂連忙拉起來連隨帶打帶喊，大娘站那裏傻了似的）

娘：孩子！孩子！

嫂：（半晌醒來）我，那，大，寶好——孩哦……（疼沉）

（台上只聞哭泣聲，歎氣聲）

（忽然門外王九母的聲音『這裏不是劉二的家嗎？』）

（衆人正驚視間，門大開，王九母怒氣沖沖拄着拐杖，登登而上，管家捧笑隨上，衆人驚立無語）

母：（一屁股坐板凳上，指着二嫂就罵）劉媽，你這個女人，（喘）可氣死了我，這麼遠路子，叫我跑來，哎——喲，我要累出病來，都是你這個熊女人的事，家來這一半天，可給你男人親够了吧（把拐杖一擡）快給我滾回去，啐！把小相公餓——餓出症來，要你的狗命。

（衆人低頭靜聽，李張看事不好。暗下）

母：（厲聲）沒聽見，你這個女人，想什麼？到底想去不想去。

嫂：（哭訴）您，您逼死俺兩個孩子，還不趁您的意嗎？還想再折磨死我嗎！（泣）您要俺的命，就在這裏打死吧……

母：（氣的臉白了，嘴唇青了，只打活沙）哦，造反啦，敢罵我啦，要你的命，便宜你，打的你肉痛就行，（狠打了一下）我叫你賴人，我叫你罵人，（不住的打罵，劉二嫂的哭泣，管家的冷笑！劉大娘雙手蒙臉不敢看，隣居們來看，一見是王九母，管家一吓唬：『滾出去』都跑了。）

母：（累了。只發喘。把杖一拄）哼，打，打死你，也不洩洩氣。快起來滾去！

嫂：（聲音嘶啞）你打死我吧！我不活啦。

母：（又打了一下）我打，打（直喘）

管：（陪笑）太太別打啦。打死她不要緊。累着你老人家。

母：喔！不行。我。（轉身）得回去歇歇，女人，快去，不，揭狗日的屋，留狗日的地，叫狗日的死也找不到地處，哼（向管）走。

管：哎，聽見了嗎？劉二家回去。要不（指嫂）要的好看。

（攙王九母下，不時回頭冷笑）

（劉大娘放下手來，慢慢走到嫂跟前，扶她坐起來）

娘：（悽慘）孩子，孩子，你——咳（掩面）

娘：（看看娘，看看自己身上的土泥。想想死去的兩個孩子。兩手抓着娘）娘！我不能活了（泣）我得死了……

娘：別說了。孩子，咳！

（嫂爬起來往外走，娘一把拉住）

娘：你看，你這個樣，你到那去？

嫂：（掙扎往外跑）我不能活了啊。

（娘又拉回來，嫂坐地下掙扎，哭『不能活了』娘就勸）

娘：（有力地）孩子，咱不能那樣！直逼的這樣，咱實在也不能在家裏過啦，咱走！咱下南湖，到外邊餓死，也不能再受這個氣。

（二嫂沉默了，隣居勸着劉繼厚上）

張：（吸着烟）老兄弟，也別太難過了，孩子已經是死了！

李：真是，一家子都別哭了，哭死也是枉然，人總是命。

娘：寶的大爺，你看把她（指二嫂）打的這樣，咱實在不能再在這裏過啦，咱得走？

劉：（驚愕）走？

李：上那去！

娘：下南湖，這不是，還叫寶的娘去餵小相公，你大伙看看。這不是活要俺的命？

(眾人議論不一，嘆息着。)

糜：也好，看不走也不行啦。

貼：真是，也沒別的辦法啦。

張：去也不容易啊！

李：這麼遠怎麼走法！

劉：(猶豫)去？能去嗎？

娘：怎麼不能行，這才幾天，前街走了四家，人家怎麼走來，咱就不能去嗎？

劉：不知道兩邊好混不？

娘：好混不好混，反正比咱家裏強，種人家二三十畝地，也沒就誤挨餓！一會人家還叫

您媳婦子去哩，也不知道你這麼窮家難捨的，你不去，俺去，俺不能再受這個驚氣。

劉：咳，去就去！(吸袋烟)咳！

娘：既凡願意去，還不捨得，等什麼！

劉：這就走麼？

娘：你看，還等什麼？人家一會又來叫。非逼着才走嗎？

劉：好，走走走，也甭再沒別的路啦！再當一年墾戶。脫不了都餓死。

（起來收拾小挑，二嫂幫着，隣居又啦起來）

麻：也實再沒法混了，前兒郭家村走二十多家子。

張：咳，什麼年頭，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麻：我看劉二哥一走，咱也難說怎麼着。說不完那天。咱也餓的下了南。

貼：咳，過一天，說一天吧。窮人走遍天下餓肚子，腰裏無錢寸步難行。

劉：收拾好啦，走吧。

（大伙都看，不錯，小挑拾奪好了，兩個破蓆搖子，一領破蓆，小鍋黑碗，襯着全家三付愁容，尤其是二嫂，披頭散髮，混身泥污，顯得悽涼可憐）

張：你看她二嫂子那身衣裳，也沒的換換，咳！

李：還有身舊褂子，我拿去，二妹妹不嫌乎帶着穿也算俺姊妹一場。（下）

嫂：哎，（喊）二嫂子，（沒答應）咳！咱窮人要穿什麼？

麻：窮幫窮（立起來）我也送二哥點東西。（下）

三：（向張）爺，我拿兩個煎餅給俺二叔拿着吧？

張：好孩子，快去，多拿。（小三跑下）

芝：來，我給二嫂子梳梳頭。（到嫂跟前）

嫂：你，不，我自己吧，妹妹。

芝：（不讓）我來吧，你自己不能行。（開始梳）

張：二兄弟走了。（傷感地）我這麼大年紀了。不知道老兄弟倆還能見面不？咳？

劉：五哥，說那裏話？你壯實着來，幾年年景變了。我還是得回來的。『樹根百丈依根生，水流千遭歸大海』，我是難忘老家的，但凡有一線之路，也不出去要飯。

張：也不知道你家裏還有什麼掛『綳』嗎？

劉：沒有，就是俺爺坟子上，清明十月一日的，連個紙也沒人燒了。

張：哎，那個算我的，老爺們啦。你走了。燒個紙啦。填個土啦，我一定辦到。你可在外邊好生混哪。閻溝莊老一輩的誰不常誇獎你，從小老實，唉！咱勿管是到那裏。不貪意外之財。

（衆人有的拿來衣服的有的拿煎餅的，來放小挑上，劉二還不要。）

麻：別的我也沒有，（拿出錢來）這兩個錢別嫌少，帶着路上喝茶。

劉：不要，兄弟，還拿錢來做什麼？你也是個沒有。

麻：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二哥你還嫌少嗎？

張：收下吧，二兄弟，『在家十日好，出門一時難』帶着路上少受難爲。

娘：這大伙這樣待俺們，俺怎麼報答？

衆：大嬌子還說什麼，咱都是自己，說什麼報答？

娘：這可叫俺心裏——好吧！天不早啦，走吧，越說話越多。脫不了都難受。

劉：好，就走吧！（挑起小挑）

麻：來，我挑着送你。（爭過來）

張：哎，可是二兄弟還有該還的賬嗎？我替你還還。

劉：沒有，有吃的王府的糧食，他看着要吧，還有家裏這些破桌子，破板凳……五哥……
（慢慢地走）

張：（送下）老二，走到就來信，別叫俺掛着！俺看看真不行。還得去找你去。

劉：錯不了，管怎麼着，來封信。叫大伙放心。

（一面啦一面下場。手牽手的不忍離開，掩淚哭）

劉：大伙別再送了。

張：哎，二兄弟，你路上保重呵！

——幕急落——

第四幕

時間：十年後。

地點：趙鎮縣王樓。

佈景：講理大會會場。台中央一桌二凳，兩邊貼標語，後邊看見樹林。

幕啓：有兩人正在安排桌凳，貼標語。台後小三領着喊口號：『打倒封建勢力！』『我們
們要翻身！』『算賬減租！』

甲：快佈置會場吧！人就來啦。

乙：你說俺農會會長劉繼厚這幾天可忙得很哪！嚇，劉會長可真熱心。

甲：你知道嗎，俺會長劉繼厚一家子被惡霸王九害的可苦情啦！兩個兒都給坑害死的。

乙：怎麼不知道？大寶寶死的真可憐！唉，可真是，一轉眼，已經十年了。

甲：可不是十年了？劉繼厚逃荒在外也有好幾年，這如今才回來二年，可這二年變的也
快，惡霸王九要完蛋啦！

乙：早完蛋早好！

（口號聲漸近。衆人上，坐兩旁。劉繼厚上，站桌前。小三當司儀。）

三：（吹哨子）老少爺們，別亂，俺會長給咱講話了。

衆：（鼓掌）歡迎歡迎。

劉：各莊老少兄弟爺們這都來啦。咱今天開翻身講理大會，要給封建勢力算清老賬；過
去站在咱頭上拉屎的壞蛋，今天要推倒他！咱有共產黨民主政府領導，咱怕什麼？

衆：咱什麼也不怕！

劉：對啦，咱有理得講澈底，翻身得翻澈底！外莊都鬪爭勝利了，分了鬪爭果實大生產了；咱也得馬利辦，倒清咱的苦水！

衆：把惡霸王九弄來吧！……把他拴上來！……

劉：（向後邊）把王九帶來吧！

（右後大衆嚷嚷地，小三領叫口號：『打倒惡霸王九！』『該債還債，該命還命！』民兵押着王九母子兩個上。又叫：『叫惡霸王跪下！』『跪下！』……）

劉：兄弟爺們！

（小三的哨子響了，衆漸靜下來。）

劉：封建頭子大惡霸王九跟他那喝血鬼的娘都帶來了，誰有意見，誰發表。

衆：（爭着要發言）我發表。

麻：（站起）我第一個發表。（走到王九跟前指着）你他媽也有今天哪！（向衆）老少們，咱評評這個理。民主政府減租減息的告示早貼出來了，那却實是叫咱能喘口氣，多喝兩碗糊塗，少挨兩頓餓。（向王）可你怎麼着？不減！你還說窮靠富富靠天，你養活了俺，你他媽真不要臉！俺種的地打的那些糧食都弄那去啦？一畝地你要咱二百五十斤租子，俺能打多少？

衆：二百五十斤都不够啊！

麻：（仍向王）你他媽吃人不吐骨頭！你終天人事不幹，吃香的喝辣的，穿綢綾緞片，住高樓瓦屋，這都是誰給你攪的？

衆：咱種地戶給他掙的呀！

麻：咱窮人養活你這個肥豬，商量你減點租子，你不減？

衆：問問他減不減？

九：（低頭直點）減減減：

麻：我說完啦。（回原處）

貼：我說！（走到王前）這可晴天啦，俺也說句話。（指王）王九你聽着！給你出差的賬，咱得算清楚，不說遠的，前年一年，我整整出了八十多天的差，俺窮人仗着身子混飯吃，這就攔得住啦？我八十歲老娘餓的直問我做了工怎麼連口口糧都沒的吃，我說什麼？（指王頭）你個混賬東西！你還打我！民國十九年四月初九那一天，我死也忘記不了，在南園上，你說我出差去晚了，一籐條子把我頭打了個窟窿，我整整躺了三個多月。你說，你該怎麼辦吧？

衆：（三領着）打人的打回來！

貼：依我性子就殺死你也不多。可我們窮苦人是仁大義，寬大你；咱把這出差賬算

算，還我的工夫錢，往年俺再也不給你出差啦，聽清了沒有，王九？

九：聽見了。

衆：光聽見了不行，得欠債還錢哪！

九：還還還。

李：（拄拐杖上前，顫抖地指着王）你不是九少嘍？你個狼心狗肺的賊！你吃屎你回回味，你應該嘍？我一個寡婦老媽媽子，又不種你的地，你也欺負到我頭上來！上年春上，你把我那北湖那五畝地硬霸佔，說是買我的，直到如今可沒見你一個豆子！王九！（掩淚）你勒逼得我無衣無食，要不是俺閨女家幫襯我，我早餓死啦！你個惡霸！你欺負窮婦娘們，你對不起天地鬼神哪！

衆：（三領叫）給地退回來！還要退租錢哪！

李：你給不給地，給不給錢哪？

九：給給給……

娘：（從人後邊擠上，氣得渾身哆嗦着去打王九）王九！你個狼種！你還我的孩子！

衆：殺人的償命哪！

娘：俺給你當佃戶，到如今是四輩子啦，吃你那些整氣，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就只說你逼死俺的兩個孩子吧，（不覺淚下）小的才下生幾天，大的大寶都八歲啦，誰見了

不誇獎，害着病，你非叫他娘去不行；誰的孩子不是娘的連心肉？要活着，如今是多大啦！……你勒逼得俺下了南，俺在江南差點兒餓死，要不是八路軍過來，俺就死在外邊也別想回來！還有誰替俺伸冤？想起往日的事來，我恨不得咬你兩口！

（衆聽得悽苦。劉擦擦眼走到王九面前）

劉：王九，大伙給你提的這些意見，都有沒有？王九你說！

九：有有有！

（劉大娘哭泣着回原地。）

劉：啊，今天你才知道『有』啦！三天以前你還吓唬人說中央軍上來要殺我的頭！哼，

你什麼中央軍！你當漢奸，你東洋鬼子的龜孫子！你是中國人嗎！

衆：（口號）打倒漢奸王九！打倒鬼子走狗！

劉：還有，王九那八頃黑地，這幾年公項是誰給他墊的？

衆：咱大伙墊的！叫他賠給咱！

九：賠賠賠……

衆：賠，要賠的東西多着哩！過年過節爲什麼要咱送禮呀！……憑什麼乾撥工？……還有白帶地！……還叫你奶奶九少爺！……

甲：他奶奶弄種王九呀！你叫老米他閨女給你餵蠶，老媽媽去你不要，硬逼着人家下了

關東，至今沒個信，你怎麼辦！

乙：叫王九跪下來給大家賠禮呀！

衆：對呀！叫王九跪下來！：叫王九他娘那老狐狸也跪下來！跪下來！跪下來！

（王九和他娘在衆人吆喝聲中跪下。）

三：（跑去指王九母）你這個老騷貨也跪下來啦！他娘噯！你說你和你那管家老在一個屋裏光着兩個熊腔幹什麼的？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你後院馬房裏失火，俺去救火，你好，你和你管家的都光不溜秋跑出來，俺看見了，你一人給一張一元票子，不叫俺聲張。他娘噯，這就是你惡霸太太辦的好事！

衆：（笑）真不要臉哪！：噯，主席，把那狗腿子也弄來算賬啊！

劉：咱明天還要繼續開會，還得組織清算委員會清算他！咱大伙有找地的，有找錢的，有講理的，回去都往農會上提，好吧？

衆：對呀！：把王九和他娘押起來呀！

甲：送到區上去處理吧！

衆：贊成哪！送區！

劉：好，把這兩個大壞蛋送區，民兵上負責。

（民兵提起王九母子，喝聲：『走！』）

劉：今天這會就散會啦。各小組組長，各系統負責的都到村團部開會去，
衆：（起立）對。（散下。歌聲、鼓聲起來）

（台上留下劉大娘，李三嫂。）

李：這可晴天了，咱窮人伸直了腰啦！

娘：唉，往年俺都撈不着說句話呀！

李：這樣百年不遇的翻身大會，怎沒見二妹妹來開會？

娘：（笑）她不能來嘞，正在月子裏哩！

李：（笑）好哇！俺還不知道哩，真是大喜！

娘：是個小小子，透胖啊！減了租，有了地，又有了孩子，你說，我睡着了都笑醒啦！

李：那可是。俺去看看那孩子去！

——幕徐閉（全劇終）

一九四六、八、七、二次改寫。

編者的話

解放區一般農村中的文藝生活已變了樣，『老封建』（如舊演義唱本及草台班唱神戲之類東西）早給新農民一脚踢開了。若是隨便到那一個農村劇團的青年家裏或識字班姑娘家裏去走走，都能看到幾張報紙，『小二黑結婚』，或幾本『戲劇』。

我們下鄉時，和這些農民青年及農村姑娘相處熟了，覺得他們很喜愛讀『戲劇』上的劇本。除了台上演它，在台上也都二三人一簇子的在讀它。而且，也常會碰到像這樣的事，若他們生活中的事情和說話碰巧和某劇中的一節相似時，他們常會喜悅地索性對起某節戲的台詞來，代替生活言語。他們目前似乎還不大熟悉一般新小說的形式（讀得少的緣故吧）却已和劇本形式相當地親切了（劇本能演出也有關係）。根據農村中的這種情形和需要，我們編這集子時，即有這樣意思，這本集子編出來不單把它專為供給農村劇團上演之用，而且也把它貢獻給今天廣大農村大眾來權作『小說』讀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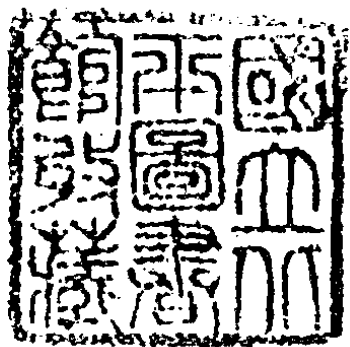
這集子裏收有三個劇本，『鄒大姐翻身』是農村劇團集體創作。『一筆血債』是牟平同志（工人出身的農村小學教員）寫的，經周旋同志改了下的本子。『伸冤』是何

幾同志寫作（他現在費縣民教館工作，創作此劇本時尚在農村工作，專為某農村劇團而寫）。而且，這三個劇本都已經為農村劇團及一般宣傳隊上演多次，結果，老百姓都反映為非常好的劇本。

今天，農村中正在開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運動，這中間『仲冤』和『一筆血債』兩個劇本，正說明了『地主怎樣從農民手裏奪去了土地』『該不該把土地歸還它主人』——農民，讓『耕者有其田』。為配合這運動，我們也希望普遍演它。本社待一有這樣劇本，當陸續編印。

戲劇社

一九四六，九



版初月十年六十三國民

解放區農村劇團創作選集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哈爾濱 佳木斯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寶山

作。7000。

定價：420元



1.5

7.4

熱風農村劇團創作選集

熱風出版社 定價 7000

1954年4月20日